

# C B A 話神歐北

冊 上

---

著 璜 方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 ABC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ABC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AB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AB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AB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AB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ABC叢書有兩種目的：

第一 正如西洋ABC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BC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并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 例言

一 北歐神話雖沒有希臘神話那樣古老燦爛，却也是歐洲文學的泉源之一脈；至少是斯坎底那維亞文學是和這特殊的神話有血脈的淵源。

二 從北歐人種原為亞洲中部移往這一說，我們將不以北歐神話有些地方很和中國神話的斷片相像為可異了。例如以日月蝕為天狼吞食之故，以大地為由巨人伊密爾身體所創造等說，都是出奇地和中國的斷片神話相似。

三 北歐神話因在尙未被詩人保存下來以前就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摧殘，所以在大體上遠不如希臘神話之深宏廣大，然而北歐神話的特殊的結構却又表示了嚴肅的北方人的性質。

四 因為早被基督教信仰調和修正了，所以北歐神話不能正確地反映着原始的北歐人的信仰，習慣和意識形態。這一點，或者就是北歐神話不受考古學者的

所十分注意的原因，但在文學上，北歐神話還是重要的材料。

五 本編的目的即爲供給文學上的關於北歐的一些古典。因此本編的方法是記述北歐神話的許多故事，而非解釋北歐神話。

六 關於各專有名詞的譯音，作者自慚不精於國音，只能就自己的方音來譯，不妥之處，一定很多。爲補救起見，譯音下都附了英文原名。其再見者則不復附註。

七 爲應讀者進一步研究的方便起見，編末附一簡單的參考用書表。諸書皆爲英文本，且屬普通易得之版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者記。

284.7  
740-33

:1

## 目次 上

|     |            |    |
|-----|------------|----|
| 第一章 | 緒言         | 一  |
| 第二章 | 天地創造的神話    | 七  |
| 第三章 | 衆神之王奧定     | 二一 |
| 第四章 | 衆神之后佛利茄    | 三〇 |
| 第五章 | 雷神菽耳       | 三七 |
| 第六章 | 勇敢及戰爭之神體爾  | 五五 |
| 第七章 | 詩歌及音樂之神勃臘琪 | 六〇 |
| 第八章 | 春之女神伊童     | 六四 |
| 第九章 | 夏與冬之神      | 六八 |
| 第十章 | 光明神及黑暗神    | 七五 |

|      |         |    |
|------|---------|----|
| 第十一章 | 稼穡之神佛利  | 八六 |
| 第十二章 | 森林之神尾達爾 | 九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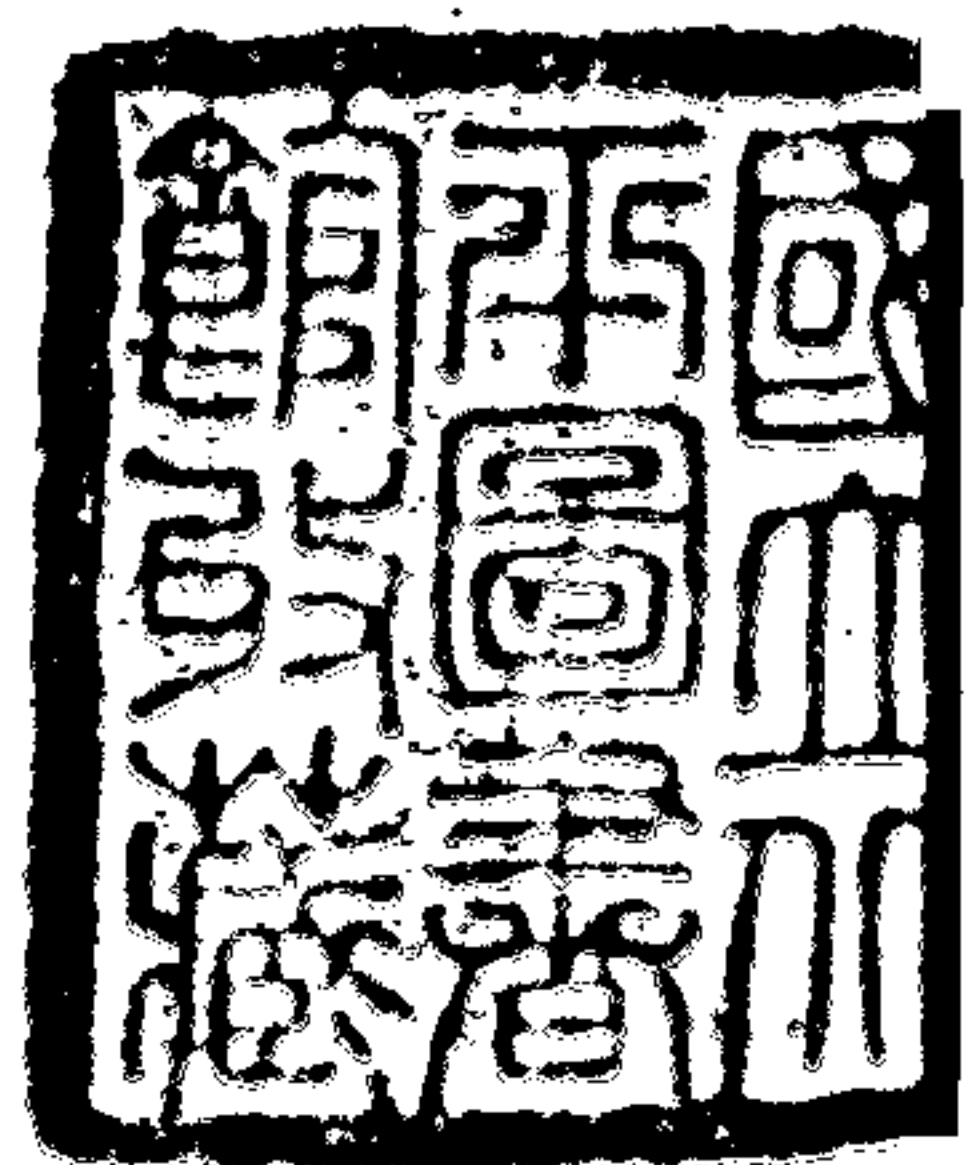


# 北歐神話 ABC 上

## 第一章 緒言

所謂北歐神話是指古代斯坎底那維亞人 (Scandinavian) 或所謂 Norsemen

(北歐人，或北人) 的原始的信仰及自然觀察；而英雄傳說也包括在內。關於此部分神話的最早且最重要的傳述者和增飾者（我們不要忘記，傳到我們現在的神話都是經過無名詩人的增飾的），學者間有兩種意見：一謂是出於腦威的古詩人，則因為保存了大部分神話材料的大厄達 (Elder Edda) 或韻文厄達 (Poetical Edda) 中所述之風俗，法律，方物，均似屬於比較的南方的腦威；一謂是出於冰蘭 (Iceland) 的古代行吟詩人所謂 skald 們，則因為大家公認直到十四世紀冰蘭的 skald 們對於北歐文學的發展還是極重要的分子，而且相傳為大厄





遠的編輯者古哲陝蒙德 (Saemund, 1056-1133) 據說也是從水蘭搜集材料的。

折衷的意見則謂不問大厄達的來歷如何（這部古籍也和別的古籍一樣，身世很不分明，下文就有詳細的說明），但水蘭古詩人對於他們祖先的原始信仰及自然觀察之「詩的表現」——我們所謂神話的作品，曾有過極大的修訂與增飾，則是不容懷疑的。最早的北歐文學是屬於水蘭的。十一世紀時，北歐人被英國人所壓迫從大陸的半島逃到水蘭這島上的時候，就帶了他們的神話和詩的天才一同去的。所以若說水蘭古詩人曾對於古神話的保留，有過大功勞，光景是可信的。

上面說過大厄達的假定的編輯者陝蒙德，已是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的人，然而公布這部大厄達的勃利尼哇夫·司凡音松主教 (Bishop Þorfinnr Sveinsson) 則更是十七世紀人（是在一六四二年，勃利尼哇夫主教得了這大厄達的抄本的），所以北歐神話之見知於世，實在是很晚的事。比較著南歐的同僚——希

臘神話，則北歐神話的出世至少遲了一千年光景。

不但是遲，並且大厄達的假定編輯者陝蒙德及其公布者勃利尼哇夫·司凡、昔松主教又都是基督教中人，所以今所傳北歐神話已經不能完全算是古代斯坎底那維亞人的原始信仰之代表。基督教的信仰在古代北歐的異教神們的血液中間潛流。這是在許多處可以得見，而且也是學者們所公認的。據一般的推測，開化較遲的北歐人，當他們尚未將古代的原始信仰的故事發展成系統的神的記載的時候，基督教勢力即已侵入，阻礙了牠的廣大化，精澁化，和組織化。因而北歐神話很可以說是中途夭殤的未完熟品。

然而即使如此，現存的北歐神話的軀壳，却已是聳然和斯坎底那維亞的羣山同樣的粗朴而巨偉。他們的神，都是莊重，正真，博大。並且這神話的全體是有著若干的組織的。如果我們說南方的希臘神話是「抒情詩的」，那麼，這北歐神話便可說是「悲劇的」。不錯，是悲劇的。北歐的神是永遠和有害於人



類的惡勢力——惡神惡巨人族，相鬥爭；神們是逐漸勝利了，但到了後來——可說是到了悲劇的頂點，那不可避免的命運神早就預言了的 *Ragnarök*（神之劫難）就來了，於是在神與惡神惡巨人一場大戰以後，神們都死滅了，惡神與惡巨人們也滅亡了。這是悲劇的意味，悲劇的結構！這和散漫的希臘神話迥不相同。這又和希臘的神們之永遠和古希臘人在街道上跑，在樹林中水泉畔遊戲，戀愛，妒殺，也是迥不相同。這就是北歐神話之基調的地異於南歐的希臘神話。

如上所述，大厄達是保存了北歐神話的重要古籍。巴爾特爾 (*Baldor*) 的運命的故事，斯吉涅爾 (*Skirnir*) 旅行的故事，菽爾 (*Thor*) 的雷鎚的故事，都在大厄達中。而尤為重要者，是關於尼柏隆 (*Nibelung*) 故事的十二首詩；著名的日耳曼傳說尼柏隆歌 (*Nibelungenlied*) 即脫胎於此。

大厄達而外，別有小厄達，因是散文所寫，亦稱散文厄達 (Younger Edda, or Prose Edda)。這和大厄達一樣，也是身世不明的古籍。據說為斯諾里·斯土拉松 (Snorri Sturluson) 所傳，內容為神話的故事，詩品，文法及修辭法。現在多數學者的意見，以為斯諾里所著者，當屬詩品一章及討論文法與修辭法之一章，至於神話的故事，大概是根據舊本編訂的。然十四十五世紀的北歐詩人常引「厄達詩法」云云，而未嘗齒及斯諾里之名，則又令人疑斯諾里撰著編訂之說，並皆無稽了。斯諾里所傳之本，後又經麥格諾司·奧拉夫松 (Magnus Olafsson, 1574-1636) 增訂，較原本尤為流行。

大厄達的最古抄本，乃十三世紀之物，而其材料之搜集，當亦不後於一一五〇年。北歐神話的最重要的部分均在大厄達中。然而此大厄達亦並不能正確地代表了古代斯坎底那維亞人的原始信仰。「厄達」之定名，據說是在一六四三年。這個字的意義，說者亦各自不同。有時用為「曾祖母」之意，又謂乃日



耳曼古文 *ǣra*。一字之訛，而 *ǣra* 則義爲「地母」。另一說則以爲北歐詩之首句稱曰「厄達」。近來學者則都以爲「厄達」當訓爲「心」或「詩」。大概這個解釋是比較地近真。因爲大厄達的來源實爲北歐的古詩人——即冰蘭籍的行吟詩人稱爲 *skaldar* 者的歌曲。和別的民族古代行吟詩人一樣，*skaldar* 們亦是掇拾了古來的傳說而編爲歌曲，特以戰爭的傳說爲他們所最心愛的題材。此種歌曲，名爲 *drápa*。陝蒙德所採以成大厄達的，可信就是這些行吟詩人的歌曲。

此外，幫助著填補了北歐神話的材料，是古代金石器上雕刻的銘識。這都是用北歐最早的文字所謂 *runo* 者寫的。*runo* 義爲「神祕」。今所存最古代的魯納文的遺物極少：一爲金角上之銘刻，此金角大概是三世紀或四世紀，距今百八十年前在什列斯威 (*Schleswig*) 出土；一爲腦威的吐奈 (*Thule*) 地方的石刻。此等銘刻，雖甚簡短，但均有神話上的價值。至於年代較後的魯納文

遺物，則所存尚多；瑞典，丹麥，及人島 (Isle of Man) 皆曾發見多量的雕刻著此項魯納文的墓碑，匙，椅，槩等。此種刻文，或為頌神之詞，或為戀愛之句，要皆為神話之片段。

厄達因是出於基督教徒之採輯傳述，故其中頗多既非北歐民族的亦非日耳曼民族的氣分。純然是北歐民族的，是北歐的史詩所謂服爾松加傳說的「佐賀」 (Sagas)。此篇大概成於十二世紀，是著名的北歐民族傳說，當時大概是流行的民間故事。

## 第二章 天地創造的神話

雖然有幾位學者以為北歐人原是從亞西亞中部的伊蘭 (Iran) 平原移住過去的，但是據今所傳北歐神話而觀，這些北歐人顯然沒有從他們的老家裏，帶了什麼去。他們的神話是在他們的新家裏（如果他們本是伊蘭平原的野人而遷



移來的) 創造成的。新家裏的氣候和地形，很顯著地刻了痕跡在他們的神話故事上。

這些北歐的原始人，在他們最初諦視著自然現象而索解的時候，他們就覺到了兩種相反然而同樣地吸引他們注意的現象：一方面是巨偉粗朴的山川，慘澹的太陽光，北極極光的耀亮，常是發怒似的粗惡的海，雪堆似的巨浪打擊著高聳的崖石和極圈內的水山；而另一方面呢，是那個短促的夏季的藍天和碧海，長在的光明，和幾乎可以說是奇蹟的植物的榮茂。是這樣的寒冷和溫暖的強烈的對照！無怪原始的水蘭人會設想到這宇宙是火與水的奇怪地混和着而創造成的了。

已經說過，北歐神話是莊嚴的悲劇的。這也是辛苦地和自然鬥爭而僅得生活的北歐人想像的當然結果。他們在水天雪地中漁獵時所受的危險，在長而寒冷的冬季所受的痛苦，當然地會引導他們想像到寒水與霜雪是宇宙間的惡勢力

，而且以同樣的理由，他們又會以熱與光明視爲善勢力了。並且，北歐人因生活關係而養成的嚴肅的頭腦又自然而然地以爲宇宙間的這兩種善與惡的勢力是在不斷地鬥爭着。這代表了善勢力的神和代表了惡勢力的巨人們之鬥爭，就成爲北歐神話的主要骨骼。

在這種觀念之下，古代的北歐人講成了他們的天地創造的故事：

他們以爲最初，還沒有地，沒有海，也沒有空氣，一切是包孕在黑暗中的時候，有爲「萬物之主宰」的力存在着。這是不可得見的，不知所自來的，然而存在着。

他們以爲在廣漠的太空的中央，在太始的時候，有一個大極的無底洞，永在的微光包圍着。無底洞之北是霧與黑暗之家，名爲尼夫爾赫姆 (Niflheim)；此中又有不竭的泉源名爲赫凡爾格爾密爾 (Hvergelmir)，彷彿是一口沸水的大釜，供給十二道大川名爲厄列伐加爾 (Elivagar) 的水源。當這十二道大川的



水滔滔流來的時候，在無底洞邊爲洞中所噴的冷氣所激，立刻就凍成了冰山，滾入無底洞中，作雷鳴樣的巨聲。

無底洞之南，正對着尼夫爾赫姆的，別有一真火之家名爲墨司潘耳司赫姆 (Muspellsheim)，火焰巨人蘇爾體爾 (Surtur) 鎮守於此。這位巨人常以他的發光冒火星的大刀砍擊那些滾到無底洞的冰山，發擦擦的巨響，而且使那些冰山受熱而熔化了一半。熔水所發的水汽向上升騰，復爲那四周的冷氣所襲，凝而爲寒霜，愈積愈多，終於填滿了那廣漠的太空的中央。這樣由於冷與熱的不斷的工作，或竟由於那不可得見亦不知所自來的「力」——所謂「萬物主宰」——的意志，一個龐大無比的大傢伙名爲伊密爾 (Ymir) 或奧爾吉爾密爾 (Orgelmir)，從無底洞的冰塊中間生出來了。因爲他是由寒霜所產生的，故亦稱爲 伊密爾——即水巨人。這實爲凍的海洋之人格化。

和伊密爾同一來源而且同一材料的，有稱爲烏特赫姆拉 (Aurthuria) 的大

母牛，牠的乳房迸出四股極大的乳，供給了伊密爾的食糧。母牛轉而求食物於身邊的冰山，以牠的粗舌舐冰上的鹽，久而久之，冰山漸消而一巨頭之髮露出來了，後來連頭連身體都出來了；這就是神蒲利（Beli，義為產生者）。

此時伊密爾正在睡覺，於是從他腋下的汗水中生出了一子一女，從他的脚生出了六個頭的巨人菽洛特格爾密爾（Furdgelmir），而他在生下後不久又生了巨人勃爾格爾密爾（Bergelmir），此為一切惡的霜巨人的始祖。

當這些巨人們覺到了他們旁邊還有神蒲利及其子（那是蒲利出來後立即生下來的）波爾（Borr，義為生產），他們就和兩位神戰鬥起來。神是代表了善的，巨人們是代表了惡的，他們決不能和平地並在。戰鬥延長了許多時，兩邊勢均力敵；直到波爾以女巨人勃司忒拉（Bostla，她是惡的刺 Bolethra 的女兒）為妻，生了三個兒子，奧定（Oder），尾利（Vili），凡（Ve），——相當於精神，意志，及神聖，——方始分了勝敗。奧定等三人生後立即加入父親的鬥爭，



終於將最利害的冰巨人伊密爾殺死。當伊密爾跌倒了時，他的傷處湧出大量的血，成爲一洪流，將他自己的一族全都淹死，只剩了勃爾格爾密爾，和他的老婆乘舟逃走。他逃到了世界的邊僻，住下來，名爲 Jotun-heim（巨人家），又生了一大羣的霜巨人，時時想闖到神所統馭的疆界內作惡。

戰勝了巨人的神們，於是爲世界之主宰（他們在北歐神話之中稱爲亞息爾 Aesir，義即世界之柱石與支持者），並且也有時間來做點建設的工作了。他們要在這荒涼的太空創造一個可居的世界。

他們將伊密爾的大屍體滾進那無底洞，將他的肉型成了大地，北歐人稱爲 Midgard（中央的園），以置於無底洞的正中心。四周圍以伊密爾的眉毛，算是地與太空無垠之間的界牆。伊密爾的血和汗則成爲海洋，繞在肉所成的硬土的四周。他的骨頭造成了山，齒成爲崖石，髮成爲樹木百草。這樣布置好了，神

們又取伊密爾的顛骨很巧妙地懸於地與海之上，是爲天體；取伊密爾的腦子改造爲雲。可是這青石板似的天體必得有物托住了，方免得墜下來。所以神們又將四個壯健的矮人名爲 *Nordri* (北)，*Sudri* (南)，*Austi* (東)，*Vestri* (西)，使立於地之四隅，以肩承天。這樣的世界，還得要光明；所以神們又從墨司潘耳司赫姆 (火之家) 取了火來，布滿在天體上，那就是星。最大的火塊是留作創造太陽和月亮，用金的車子戴着。神們找了兩匹馬，*Asvid* (早醒者) 和 *Asvid* (快步者)，拖那個盛着太陽的金車子。但又恐怕太陽的熱力傷了那兩匹馬，所以特在馬的肩下加了盛氣的大皮囊；他們又造了巨盾 *Skjold* (冷者) 置於車前，免使太陽的熱力燒了車子，並且也因此而地面不至於受太陽所灼焦。月亮的車子有一馬名 *Alvid* (永遠快的) 駕着，可是沒有馬的防禦物及盾，因爲月亮的光熱是溫和的。

但是駕此太陽與月亮的車，須得兩位馭者；神們看中了巨人蒙迪爾發利 (



Mundilfari) 的一對美麗的孩子；男的名為瑪尼 (Máni, 月亮)，女的名為蘇爾 (Sól, 太陽)；蘇爾是格勞爾 (Gaur) 的妻，他或者即是火焰巨人蘇爾體爾的一個兒子。神們把這兩個弄到天上，使瑪尼駕月車，蘇爾駕了日車。

於是神們又命令另一巨人諾爾尼 (Norn) 的女兒諾忒 (Nott, 夜)，駕一黑車，一匹黑馬名為 Hrimfaxi (霜馬) 拖着，馬的鬃毛有露與霜落下。諾忒是夜的女神。她曾經三次結婚，和第一丈夫生一子名 Dagr, 和第二丈夫生一女名 Jord (地)，和第三丈夫生了美的兒子名 Dellingr (黎明)，而現在她又生了一個耀眼的美的兒子，則取名為 Dag (晝)。神們特又為此子備一車，駕以極白的馬 Skinfaxi (光馬)，牠的鬃毛間射出極亮的光線，照射四方，給與光明和喜悅。

但是因為北歐人總以為惡勢力是時常跟在善勢力之後想破壞這善勢力的，所以他們又說有可怕的天狼 Skoll (嫉忌) 和 Hati (憎恨) 時常追逐太陽和

月亮，想把牠們吞下去，使世界復歸於黑暗。有時候，天狼們幾乎追及了太陽和月亮，而且咬着了，那時便是日月蝕，那時，地上的人們須得放砲打鼓，驚走那天狼。但是天狼永遠是不捨地追着，終有一天牠們會吞進了日月，這便是世界的末日了。

神們不但指派了日，月，白晝，黑夜，四位神，在天空駕車巡行，神們又指派了暮，半夜，晨，上午，正午，下午的神們以分擔責任。又派定了夏神和冬神。夏神是 Svassud（溫和慈愛的神）的兒子，也和他老子同樣地可親；冬神的父親是 Vindsial，（他是不可親的神 Vassud 的兒子，寒冬之人格化，）和夏神是死敵。

北歐人又設想天之極北隅有巨人赫拉司凡爾格爾（Hraesvelgr）——義為「吞喫屍體者」——身披鷹毛的衣，當他舉臂（或可說是翼）的時候，冷風就掃到地面上。



當神們忙着創造天地而且忙着裝飾天地的時候，有一大羣蛆一樣的東西從伊密爾的肉裏生出來了。這些小傢伙引起了神們的注意，神們乃給以形狀及超人的智慧，並將他們分爲兩種。那些黑皮膚的，詐譎狡猾的，神們逐之於地下的黑侏儒之家 (*Svart-alfa-heim*)，不許他們在白天到地面來，如果違犯了這禁令，就要化成石頭。這些稱爲 *Dwarfs*, *Trolls*, *Gnomes*, 或 *Kobolds*，他們的職務是搜集地下的祕藏的寶物。他們把金，銀，寶石，都藏在隱祕的地方，不讓人們隨便找得。另外的一種都是長得白皙的，性格也溫和，神們則稱之爲 *Heimlings* 或 *Elves*，送他們住在半空的 *Alfheim* (白侏儒之家)，他們可以隨意飛來飛去，照料着花草，和烏雀蝴蝶們遊戲，或是在月夜綠草上跳舞。

這樣將一切都布置好了，神們的領袖奧定乃引衆神卜居於遠離地面的一塊平原，在不凍的大川伊芬 (*Iffing*) 之彼岸，名爲伊達瓦爾特 (*Idavald*)。此神

的家名爲阿司加爾特 (Asgard)，輔佐着奧定的十二位男神 (即 *Asen*) 和二十四位女神 (名 *Astynjur*) 羣聚而居。於是開了一次大會議，奧定發布命令，謂在此神的家內不許有流血之事。會議的又一結果是神們建立一大冶爐，鑄成了各神的武器以及建築神宮所必須的工具。神們這樣和平地快樂地住着，有許多年代；是爲神們的黃金時代。

雖然神們創造了地，準備作爲人類的家，然而地上實未有人類。於是某一日，奧定，尼利，凡三位神，(或說是奧定、海尼爾 *Hoenir*，和洛陀爾 *Lothar* 或洛克 *Loki*)，從神宮出去，在海灘上走，覓得了兩片木板，或說是兩棵樹，*Aspe* (白楊) 及 *Yggdr* (榆)，拏來砍成了人的形狀。神們看着自己的作品很得意，就決定要利用這手製品。奧定給以靈魂，海尼爾給以動作和感覺，洛陀爾給以血，於是就有了能思索能說話能工作而且有戀愛有希望有生有死的人類，



住在地上爲主人翁。這新造成的兩個人是男女一對，他們生下了子女，繁殖不已。

此後奧定又創造了一棵巨大的白楊樹，名爲伊格特萊息爾 (Yggdrasil)，是爲宇宙之樹，時間之樹，或生命之樹，是充滿了全世界的，不但著根於遼遠的翻騰著不竭之泉赫凡爾格爾曼爾的尼夫爾赫姆，並且著根於近海之地，著根於相近烏爾達爾 (Urðar) 泉水的神之家宅。從這三支大根，這棵樹長得極高，其最高枝名爲萊拉特 (Lerad, 和平的給與者)，罩在奧定的宮上，而其他的高枝則罩在尼夫爾赫姆，墨司潘耳司赫姆，及我們的大地。萊拉特枝頭有一鷹，名爲凡特福耳尼爾 (Vedfölnir) 的蒼鷹則蹲在鷹的兩眼中間，炯炯的目光燭照着天上地下以及尼夫爾赫姆所經過的各種事，報告給奧定。

伊格特萊息爾這白楊樹的葉子是常青的，所以又是那供給神們以羊乳的神羊赫特洛姆 (Heidrun) 的食料，還有那些神鹿 Dain, Dvalin, Duneyr, Durathor

也喫這樹葉的；這些鹿的角會滴下蜜露來，世界上的一切河水都來源於此。

在伊格特萊息爾這生命之樹的左近不竭之泉赫凡爾格爾曼爾之旁，有一可怕的龍，名爲尼特霍格（Nidhug），不停止地在啃嚙生命樹的根，又有無數的蟲幫助這龍做這項破壞的工作。龍和蟲都是想弄死這生命樹，知道生命樹若死，神們的末日也就到了。挑撥是非的松鼠拉塔托司克（Ratatosk）則在樹的枝幹間不息地跑，把樹頂的蒼鷹所見所報告的事講給那條龍聽，而且常常挑撥着龍與鷹中間的惡感。

運命女神諾爾音（Norns），姊妹三個，是照料着這生命樹的。她們從烏爾達爾泉汲水來灌溉此樹。

高臨於大地之上，跨在尼夫爾赫姆之兩陲的，是火，水，及空氣所構成的神聖的大橋名爲皮孚洛司忒（Bifrost，虹），神們由此橋以到地上或到聖泉烏爾達爾——在生命樹之根處，神們每天在這聖泉旁開會議的。神們中惟有雷神茲



耳不從這虹橋上走，爲的免得他的重脚步或雷火弄壞了這條橋。守護此虹橋之神名赫姆達爾 (Heimdall)，日夜不離；他的武器一把快刀和一隻銀角。每當神們經過這橋的時候，他吹他的銀角作軟調，但如果吹出高亢激越的聲音來時，那就是報警，那是 Ragnarok (神之劫難) 來了，那是霜巨人和火焰巨人蘇爾體爾聯合着要來燬滅這世界的時候了。

雖然亞息爾們 (奧定等神們之總稱) 是天上最初的神，北歐人却另有海及風的神伐娜司 (Vane)，住在伐娜赫姆 (Vanahelm)。在早先奧定等尙未建築了他們的神宮阿司加爾特的時候，亞息爾神們和伐娜神們之間曾有過鬥爭，他們各用山石及冰山爲武器。後來講和了，於是伐娜神們中間的涅爾特 (Njot) 帶了他的兩個孩子佛利 (Frey) 和佛利夏 (Freyja) 住到天上的阿司加爾特，算是和平的保障，而亞息爾神們中間的海尼爾，奧定的親兄弟，則住在海神們



的家裏。

## 第三章 衆神之王奧定

奧定（亦稱胡頓 *Woutan*，或胡騰 *Woden*），北歐神話中最高的神，是象徵了宇宙間無所不在的精神，是空氣之人格化，是智慧與勝利之神，貴族與英雄的保護者。因為衆神都出於他，故又稱爲「衆神之父」，是阿司加爾特之主。他的寶座名爲 *Hlithel*，實非尋常之椅子，而爲巨偉之瞭望塔，從這上面，奧定可以一眼看見天上人間的衆神，巨人們，黑侏儒，白侏儒，以及人類的一舉一動。這寶座，只有奧定及其妻或后佛利茄（*Frigg*）可以使用；當他們坐在這寶座的時候，總是面對着南方和西方。這兩個方向是北歐人民希望之所寄。

通常是把奧定說爲五十歲左右，身材高大，元氣充溢，黑的鬚髮，或是灰

色的大鬍子而頂髮微禿的一位神。他穿的是灰色衣服，青的大風帽，外面又披  
 着青地而有灰色斑紋的大氅——這是青天 and 灰色雲的北方天空的象徵。他的手  
 裏時常擎着他的無敵的矛，名為岡格尼爾（Gungnir）；這矛又是神聖的，對矛  
 尖發了誓，便永不能悔棄了。他的手指或臂上，戴着名為特羅潑尼爾（Draupnir  
 ）的指環或釧，這就是「富庶」的象徵，其實貴是無比的。奧定也常到人世間  
 來，如果是有戰事的，他就戴了他的鷹盔；如果是和平地訪察人類的的事情，他  
 就穿了人類的服裝，戴一頂闊邊的帽子，為的要使人看見他只有一隻眼睛。

當他坐在寶座上的時候，他的肩頭停着兩隻大鴉，虎琴（Hugin, 思想）和  
 摩甯（Munin, 記憶）。這兩隻大鴉是奧定的祕密偵探，每天到人間世去刺探新  
 聞，回來報告。在他的腳邊，蹲着兩條狼或獵犬，名為蓋利（Geri）和弗利克（  
 Freki），因為是奧定的愛獸，所以誰遇見了，誰就有好運。

奧定在阿司加爾特有三處宮殿，其中有一個宮，位於格拉息爾（Glasir）樹



林中，名爲伐爾哈拉（Valhalla，勇士戰死者之宮），有五百四十個門，廣可容八百位戰士，正門上有一野豬的頭和一鷹；這鷹的銳目能矚見全世界的各方。宮的四壁是擦得極亮的矛所成，所以光明眩耀；宮的頂是金盾所成；宮內坐椅上皆飾以精美的鎧甲，這是奧定給他的客人的禮物。凡是戰死的勇士，所謂 *berjar* 者，爲奧定所器重者，皆得入此宮爲上客。

以勇敢爲無上之美德，以戰死爲無上之光榮的北歐人，因而亦視奧定爲勝利及戰爭之神。北歐人以爲每逢人間有戰爭的時候，奧定就派遣了他的女侍者名爲凡爾凱爾（*Valkyr*，選擇戰死者帶上天宮的女使者）的，到戰場上從戰死的勇士中挑選了一半，負在她們的快馬上，從虹橋皮字洛司忒進入那伐爾哈拉宮。先由奧定的兩個兒子在宮中歡迎，然後帶到奧定御座前受讚獎。如果戰死者有爲神們平日所中意的人，那麼奧定必親自起身歡迎，以示特殊的禮遇。在伐爾哈拉宮中，又有盛筵饗待那些接引上天的戰死者。美貌白臂膊的凡爾凱爾們



此時亦卸去戰袍，換穿了純白的長衣，慇懃爲勇士們勸觴。這些女侍者，據說是九個，以大斗盛美味的神羊乳，大盤盛野豬肉，請勇士們放量飲啖。這野豬肉也是神宮裏的珍品，是神的野豬撒赫列姆尼爾 (Sæhrimnir) 的肉，每天由神宮的廚子恩特赫列姆尼爾 (Andræginn) 割下來在大鍋裏燒好，却從來沒有不餓的時候，雖然奧定的客人都是好食量的北歐勇士。這野豬也是神奇的，剛割了牠的肉，牠立刻又生滿了一身肥肉。勇士們既醉飽後，也常在宮外曠場上戰鬥，直到又聞傳飯的角聲，這纔攜手回去。在那裏，美麗的凡爾凱爾們又在時候，將大斗裏的神羊乳傾在各個勇士的心愛的杯子裏，這些杯子是各人的仇敵的頭顱骨所做成的。

就是這樣天天飲啖比武，勇士們在伐爾哈拉宮裏享福。這種生活，是北歐武士們所能想像的最美滿的生活，所以奧定也成了北歐武士們最愛的一位神。

奧定出戰的時候，通常是騎了他的八條腿的灰色馬斯萊比尼爾 (Steipnir)

，盾是白色的。他的武器，除了無敵的矛，又有神弓，一發同時出十矢，每一矢中一敵人。他又常以著名的 *Perforator Tasso*（鐵布衫術）授給他所寵愛的人，有此術者能白手出入刀鎗林中而不受傷。

因為奧定是全知全能最高的神，是代表了一切的，所以他的別名最多，約有二百左右，每一名代表了他的一種本領。在視為「風神」的他，特名為胡騰。

北歐人以爲暴風雨是奧定騎了馬在世界馳過，收拾死者的靈魂。這也是北方人恐懼暴風雨的表現。所以人在暴風雨中遭了不幸便是因爲衝犯了奧定帶着鬼魂所走的路。但又謂如果虔誠地跟着風暴走，往往能得奧定從半空中賜以一馬腿，這若謹慎地保持着，到明天便變爲一塊黃金。北歐人稱暴風雨爲奧定的行獵，以秋冬風猛的節季爲奧定的獵季。農人們常留一些成熟的麥在田裏，預



備奧定經過時喂馬。

奧定又是一切智識的神。這是因為他喝過密密爾 (Mimir) 的「智慧的泉水」。在這泉的深處，未來之事也映出得很分明。奧定找到了密密爾，要求一勺之水。可是這位守泉的老頭兒很知道泉水的價值，一定要奧定的一個眼睛為代價。奧定就挖出自己的一隻眼睛給了他。因此奧定只剩一隻眼睛。密密爾將所得的眼睛沉在他泉水的深處。為的要留將來的紀念，奧定乃折取那罩在智慧的泉水上的生命之樹伊格特萊息爾的一枝，做成了他的無敵的矛。從此奧定的智慧無可匹敵了，但是他也從此憂悵（他的面相是永遠憂悵的），因為他知道了未來的事，知道了神們將來不可逃避的劫運。

因為奧定是一切智識之神，所以北歐古文字母——即 Rún 魯納文，也說成是他的發明。在發明魯納文字的當時，奧定曾自懸於生命之樹伊格特萊息爾的巨枝上，凝視着深不可測的尼夫爾赫姆，用心深思，並以矛自刺；這樣凡有



九日九夜之久。既發明了這神祕的文字以後，奧定乃刻在他的矛上，又刻在他的馬的牙齒上，熊的爪上，以及無數生物與非生物的身體上。因為他受過九日九夜吊身體的痛苦，所以吊罪在北歐人中算是重罪。

奧定是不常到人間遊玩，但有一次他在地上逗遛的時期太久了，因此亞司加爾特的神們以為奧定是未必再回來，奧定的兄弟尾利和凡（或說二人原為奧定之化身），就篡奪了奧定的大位，並以奧定之妻佛利茄為妻。但經過了七個月後，奧定又回來了，篡奪者從此不見，亞司加爾特又回復本來的秩序。北歐人的五月祭（在五月一日），就是為紀念奧定的復歸的。

北歐人以奧定為天的人格化，因而他的妻當然是地；但是地有三個階段，所以北歐人又將奧定說成多妻者。奧定的第一個妻就是 *Soia*，象徵了原始的地，她為奧定生一非常威武的兒子，即雷神雷耳。第二妻或正妻是佛利茄，象徵了開化後的地，她生的兒子是光明神巴爾特爾 (*Baldur*) 和赫爾莫特 (*Hermod*) 或

說是體爾 (Tyr)。第三妻是林達 (Rinda)，象徵了不毛的凍的地，她最初是不肯接受奧定擁抱的，後來終於做了妻，生伐利 (Vali) 是為園藝復向榮之象徵。

有些古詩人又謂奧定曾以歷史女神辛伽 (Saga) 或拉伽 (Laga) 為妻，每天奧定到冷的河水下的水晶宮 (名為 Sofarboen) 去看視她，飲那冷河的水，聽她唱古代歷史的歌。

此外，奧定的妻還有 古特, 古尼洛, 斯達 及公共產生出赫姆達爾 (Heimdall) 的九個女巨人。在北歐神話中，這些奧定的非正式妻都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以上所述，是神話中的奧定，也可以說是北歐人民的最古的奧定。然在稍後期的詩歌中，便有半神話的歷史的奧定。古代神話奧定的許多奇蹟和冒險也加在這位歷史的奧定的身上，可是他的來歷却不同了。他被說成是小亞細亞一部落名亞息爾 (Asis) 我們應該記得，這是北歐神話中男神們的總稱) 的酋長，



因爲羅馬人所逼，於紀元前七十年頃離開了小亞細亞的老家，遷居歐洲。這個奧定，據說曾征服了俄羅斯，丹麥，腦威，瑞典等地，每處留一子爲君。這個半神話的歷史的奧定後來自覺末日已近，乃集其羣臣，以矛自刺其腹九下，謂將歸老家之亞司加爾特（我們也不要忘記這又是神話中的亞司加爾特——神之家），於是就死了。

據另一記載，則謂瑞典國王吉爾非（Gylfe，在上面的記載中曾謂此吉爾非與奧定平分國土，極爲友善），慕亞息爾族之勇名，要親自訪之，以驗虛實；他到了奧定的宮，受了歡迎，並與守門者干格萊爾（Gangler）論及北歐神話之解釋。見於小厄達所記。

又據另一極古的詩，則謂奧定的兒子六人爲丹麥，瑞典，腦威，東西薩克遜等六處之國君。又一詩謂奧定與佛利茄有七子，實爲盎格羅薩克遜（Anglo-Saxon）王族之祖先。

總之，凡諸歷史的奧定可信都是由神話的奧定蛻變而來的。神話爲歷史化，在各民族皆不能免，北歐神話當然也不是例外。

#### 第四章 衆神之后佛利茄

佛利茄，或稱佛利格 (Frigg)，一謂是夜的女神諾忒之女，即象徵了原始的地面爲奧定之小妻的 *jord* 的姊妹。但據別說，則謂是奧定與 *jord* 所生之女。同時又爲奧定之妻，便說明了北歐人早先也行過父女結婚的習慣。奧定和佛利茄的結婚是阿司加爾特的神們所共慶的，以後每年舉行結婚紀念，必有大宴會。在這意義上，佛利茄在北歐神話中是婚姻的主宰女神。

但在一般的意義上，佛利茄是大氣或雲氣之人格化。她的衣服或爲白色或爲灰黑。她是衆神之后，享有坐在奧定的寶座上的特權。因此她亦有周知宇宙間各事之力量。她又是未卜先知的預言者，知道一切未來的事。這是因爲北歐



人把女子看成藏有多少秘密的神祕者的緣故。

佛利茄被說成是一位美貌頤長而尊嚴的婦人。頭戴蒼鷺之羽，這是沉默與易忘的象徵。穿雪白的衣，腰間是一根金帶，掛着一串鑰匙；這又是北歐管家婆的神氣。所以她也是管家婆所奉祀的女神。

她有自己的宮，名為芬薩利爾 (Fensalir)，意為霧之宮或海之宮。她在這宮內轉她的輪機，織金線或明色的雲的長綑。她的織輪是寶石裝飾的，夜間放大光明，北歐稱之為「佛利茄的織輪」，即我們所謂獵戶星座。

在她的芬薩利爾宮內，佛利茄邀請世上的忠實的丈夫和老婆去，猶是與定招致那些戰死的勇士。忠實的丈夫和老婆因此雖死而不分離，在芬薩利爾宮裏享受快樂。所以佛利茄是婚姻及母愛之神，特為已結婚者所崇祀。

但是佛利茄又很喜歡裝飾；她對於金珠寶石的貪心是無厭足的。有一次？

因為她偷了她丈夫的真金像上的一塊金子，而且又設法使金像破碎，不能自供偷者是誰（奧定爲的查究出偷的主名來，曾以魯納文字寫在金像口上，使金像能自言），很觸怒了奧定，結果是奧定負氣離開了阿司加爾特，到地上人羣中漫遊。在他的漫遊期中，他的兄弟尾利和凡就篡了他的位，又奪了佛利茄爲妻。尾利和凡是和奧定面目一般的，佛利茄也不自知已經失身；可是他們却沒有奧定的威力，不能降福於世界，任讓冰巨人約丹司（Jotunn）蹂躪人間，將寒冰封鎖了大地，燬壞了一切生物。

幸而七個月以後，奧定回來了。兩位篡竊者也偷偷跑走。於是冰巨人也不敢再作惡，世界復又充滿了生氣。這是北歐人對於寒冬何以會來之一個說明。

佛利茄有許多的侍女。多半是代表了佛利茄的複雜的性格之各方面的。最得她寵幸的侍女名福拉（Fylla），或說原是佛利茄的姊妹，她的職司是掌管佛



利茄的首飾箱，伺候佛利茄梳妝。她常常獻議給佛利茄如何去幫助那些禱求神佑的人類。福拉是很美麗的，她的金黃色的頭髮極多而長，是五穀的熟穗的象徵。所以福拉又常被視為大地的豐穰的神。

赫林 (Helin)，是佛利茄的第二侍女，是安慰的女神，常常被派遣到世間去安慰受難的人。她常常用心聽取世上人類的祈禱，獻議給佛利茄如何去幫助那些有求的苦人兒。

蓋娜 (Gaea) 是佛利茄的速行的使者。她騎在她的馬上 (馬名 Hovvafpinn)，能够飛快地渡海過山，在空中，在火中，沒有一處地方不能去。她是清風的人格化。她把路上所見的一切告訴佛利茄。有一次，她看見奧定的本家的利里爾 (Rerir) 王坐在海邊哭，因為沒有兒子。蓋娜把這件事告訴了佛利茄。於是佛利茄取一蘋果 (這是結實的象徵)，使蓋娜賜給了利里爾王。後來利里爾王的后生一子，就是有名的北歐的民族英雄服爾松 (Volung)。

除上述三人而外，佛利茄尙有三個隨車的侍女。洛芬 (Lof) 是一個溫柔莊重的女郎，她的職務是除去一對戀愛者前途所有的阻礙。芙約芬 (Viof) 的職務是使冷硬的心接受愛情，是維持着人類間的和睦，並且使反目的夫婦再和好。瓊痕 (Sof) 真理) 通常是守護着佛利茄的宮門，不准人隨便進去。凡是被她所拒於門外的人，無論如何請求，必無效果。她是真理的人格化。

佛利茄另有一個在宮裏的侍女名爲蓋夫雄 (Gefu)，專司接引未及嫁娶而死的男女們到宮中享受快樂。但據別一說，則謂蓋夫雄自己却不是處女，她是一個巨人生下過四個兒子。有一次，奧定派她去見瑞典王吉爾非 (就是上章末尾所講過的那個國王)，請求分給一些土地。吉爾非就對蓋夫雄說她一天之內能耕若干土地就給若干。蓋夫雄乃變化她的四個巨人種的兒子爲四條牛，駕起犁來，將地面耕成一條極深的溝，使得瑞典國王失色驚異。蓋夫雄耕了一天，劃出一大塊土地來，曳入海內，成爲一個島。後來她又嫁了奧定的一個兒子，



成爲丹麥王室的始祖。

佛利茄還有別的侍女。愛拉 (Eira) 是最有本事的醫生。她搜集了地上的各種藥草，內外科都能醫治。她又把醫術教授人間的女兒。因爲在古代北歐，醫術是女子的業務。伐拉 (Vala) 專司聽受信誓，譴罰不守信者而賜福給守誓者。孚爾 (Vof) 是真理的人格化，司察看全世界的一切行。而司諾忒拉 (Vofur) 則爲德行之女神，一切智識的主宰者。

在南部日耳曼，沒有佛利茄這位女神，却另有很和佛利茄相像的女神霍爾達 (Holda)。這位女神也是雲氣之人格化，正和佛利茄一樣。下雪說是霍爾達在清理她的臥床，下雨說是她在洗衣，白雲說是她的布。長條的灰色雲散布於天空的時候，說是她在紡織。據那些傳說，則謂織麻之法亦傳自霍爾達。從這些點上，可信霍爾達就是佛利茄到了南日耳曼的變形了。

據中世紀的傳說，則雲氣之人格化的霍爾達，又是住在山洞內的女神名爲 Frau Venus(委娜絲夫人)，相當於希臘神話內的戀愛女神。她常引誘少年騎士到她洞裏，用種種肉感的快樂使那些騎士樂極而忘返。

又一說則謂霍爾達又是有魔力的泉水的所有者。這泉水名爲「速生」，和有名的青春之泉(飲之則返老還童)相埒。她又有一輛車，她常坐此車到各處觀察。

薩克遜民族所奉的女神綺司忒(Easter, 或 Oestra)，春之女神，也和佛利茄有多少相像。這位女神被老條頓人民所甚愛，所以，當基督教盛行以後，這位女神並不降爲魔鬼，而爲紀念她起見，却把基督教的一個祭日取了這位女神的名字——就是英文中的 Easter(復活節)。在此節日，送禮是用有色的蛋，因爲蛋是代表生命之始。因爲綺司忒是春之女神，是表示着嚴冬之後生命之復始。



在日耳曼的別處，佛利茄又以倍爾達 (Boletha) 之名爲又一化身。倍爾達也是紡織之神，園藝之神，又爲照料孺嬰的靈魂之神。或又有名爲 Gode 或 Wode 的女神，則在名字的本身上已表示是 Odin 或 Wodan 的陰性。在荷蘭，稱爲 Vrouelde。這些女神，從她們的象徵的意義而觀，實在都是佛利茄的化身。

## 第五章 雷神菽耳

在寒冷的北歐，雷是農民的恩人；雷來了，凍冰消跡了，凍地也懷春了，農事始有希望。所以雷神是北歐的農民和貧民的恩神。

雷神菽耳，亦稱 Donar；是奧定和地之女神 Jord 所生之子，但據別說，則謂他的母親是佛利茄——衆神之后，奧定的正妻。菽耳生下後就是魁梧有力的，能拋舉十大包的熊皮。雖然天生的是好性子，但有發起脾氣來，却如烈火

一般可怕。因此他的母親自諒不能教養這孩子，將他託付給 *Vespa*（有翼者）和 *Hiora*（熱），——電光的人格化。在這寄父母那里長大了後，菽耳方被迎入阿司加爾特為十二位正神之一。他又特有他自己的宮，名為 *Wælfen*（閃電），是阿司加爾特的最大的宮，共有五百四十間大廳，為的要接引貧困一生而死的人們的靈魂到此來享福，奴隸們死後靈魂也得入此宮，和他們的主人（那是被接待在奧定的伐爾哈拉宮內的戰死的勇士）平等地被歡迎。菽耳是農民，貧民，及奴隸們的恩主。

菽耳是惟一的不走那條虹橋的神，因為恐怕他的重腳步（那是常常發火星的）會燒燬了這美麗輕巧的橋。他要參加神們在烏爾達爾泉下的會議的時候，他經過了兩條河走去。他是身材高大碩壯的偉丈夫，蠟毛似的紅頭髮和紅鬍子，當他發怒的時候，髮和鬚髯間便爆出一大羣一大羣的火星。他常戴一多角的冠，每角有一顆發光芒的星。因此他的頭便常如一團熱火似的。火是他自己的



原素。

菽耳的武器是一把神奇的鎚。他對他的仇敵霜巨人擲出這把斧去，無論是多少遠，又無論是一怎樣利害的敵人，一定是命中而且擊死。並且不論擲出多麼遠，鎚會自己回到菽耳手裏。這鎚就是雷火的象徵，名爲彌烏耳尼爾（Mjölnir，壓碎者），常是熾熱，不便把握，所以菽耳得戴上一雙鐵的長手套名爲 *Langpreier*。他又有一條神奇的腰帶梅金吉烏爾特（*Megin-gjort*），束了這帶時，能使勇力倍增。

北歐人把菽耳的鎚看成極神聖；以手作鎚形，謂可祓除不祥，邀引福佑，等於基督教徒之舉指作十字形。嬰兒初生時，大人亦在他身上作鎚形；造宅，嫁娶，戰死者的葬禮，都以作鎚形爲必要的儀節。

在瑞典的民間故事，說菽耳也像奧定一樣。喜歡戴闊邊的帽子，因而稱大雷爾前的黑雲爲「菽耳的帽子」，雷聲則視爲菽耳車子的輪聲。因爲在北歐的

神們中，只有菽耳是不騎馬的，他徒步，或是坐車；他的車是黃銅的，有兩山羊（Tangriostir 和 Tangriantir）駕之，羊的齒與蹄常發火星。驅了這黃銅車往來於天空的菽耳又被稱爲 Alu-shor（驅車者菽耳）。

菽耳曾兩次結婚。第一次是娶了女巨人揚薩克薩阿（TangsaKa，鑽石），生二子，一名瑪格尼（Magni，力），一名摩提（Moti，勇敢）；後來在「神之劫難」到來時，菽耳戰死了，此二子都幸免於難，後在再造宇宙中繼承了父親的職務的。他的第二妻是美髮的女神喜夫（Sif），亦生二子，男的是洛列特（Lofr），女的是女巨人菽洛特（Thrud），以碩大多力着聞。菽洛特曾爲一黑侏儒所愛，某夜，黑侏儒到阿司加爾特向神們求婚。菽耳要考驗侏儒的智識，問以種種疑問，直到夜盡天曉，第一線陽光射來，侏儒立即化成了石人。因爲黑侏儒是被禁止見太陽光的，見則必化爲石頭。



喜夫，美麗的金頭髮的女神，是五穀的熟透的金黃穗子的人格化。她的金頭髮多而且長，披下來罩滿了她的全身。菽耳極寶愛他這老婆的好頭髮。所以當一天早晨喜夫忽然變成光頭，失了她的美髮，菽耳的怒是很可怕的。他料到偷頭髮的人一定是惡神洛克（Loki）。他的猜度果然不錯。他找到了洛克（雖然這位惡神變形多次，終於被捉住），搜出被偷的頭髮，並且責令設法使頭髮復生根在喜夫頭上。洛克無奈何，乃到地下去請求那些工藝家黑侏儒幫助。他找到了一個名爲特凡林（Dvalin）的黑侏儒，爲織成最美麗的金絲，只要一按上喜夫的頭，就能生根和喜夫的真頭髮一般。特凡林又爲洛克另造兩件禮物獻給奧定和佛利：一是那無敵的矛岡格尼爾（在這里，北歐的古代詩人又互相矛盾了，因爲別據一說，則矛乃奧定取生命之枝所成，已見上面第三章中），又一是神船斯刻特勃拉特尼爾（Skidbladnir），能行於空中和水中，並且總是遇着順風，更可奇的是，雖然大足以容納神們全體以及他們的馬，可是折疊起來，

又小到可以放在口袋裏。

洛克高興極了，稱讚特凡林是最靈巧的工藝家。這句話，被另一侏儒勃洛克（Brock）所聞，就要和洛克打賭，說是他的哥哥辛特里（Strib）能鑄造更神奇的東西。於是各以自己的頭為孤注，洛克和黑侏儒勃洛克及辛特里立下了約。辛特里拿許多金子放在熔爐中，囑咐勃洛克扇着風箱不可有一刻的間斷，就出去找覓魔法去了。洛克變為一隻大牛虻，刺勃洛克的扇風箱的手，打算破壞侏儒們的工作。但是勃洛克忍痛不顧。結果是辛特里鑄成了一匹碩大的野豬，名為古林蒲爾司底（Quill-purser），渾身都是金毛，能在空中飛跑。於是辛特里再拿許多金子放入熔爐，照前一樣囑咐了勃洛克後，又出去找索魔法了。洛克仍變為牛虻，但是去刺那侏儒的頰。勃洛克還是忍痛扇着風箱，所以等到辛特里再回來時，從爐中取出來的是魔法指環特羅攢尼爾，生產的象徵，每過九天能產生同樣的指環八枚。現在只剩最後一物了。辛特里這次加進熔爐的却是



鐵。勃洛克扇着風箱，辛特里又出去作魔法了。洛克見着自己要失敗，仍變爲牛虻，却去猛刺勃洛克的眼睛，直到血流滿頰，眼不得見，勃洛克不得不舉手驅走這牛虻；可是只在一剎那的停手，就壞了事；當辛特里回來開了熔爐看時，驚叫起來，他取出一把鎚來，却短少了鎚柄。

雖則如此，兩個侏儒還是和洛克回到阿司加爾特，各帶了自己的寶物。洛司將矛獻給奧定，船獻給佛利，金假髮給菽耳，給裝在喜夫的頭上，立刻生根在那里，比原來天生的頭髮更美麗。

侏儒勃洛克則將金毛的野豬獻給了佛利，指環獻給奧定，鎚彌烏耳尼爾則獻給菽耳。神們評判，勝利屬於侏儒。爲的那把神奇的金彌烏耳尼爾能使菽耳與霜巨人鬥爭而得勝利。

洛克見是自己輸了，立刻就逃，但終於被菽耳捉了來，交給勃洛克，然而對這位勝利的侏儒說：『雖然頭是你的，可不能傷了他的頸子』。因此，兩個

侏儒不能割取洛克的頭，只得縫閉了洛克的嘴唇，免得他再說壞話。但是不久以後，洛克設法割斷了嘴唇上的鐵線，又能挑撥是非了。

雖然菽耳出來必用雷雨，可是北歐人並不以為他是破壞的神；他是驅走了冰和霜的巨人使地回復了生意，豐饒地產生了食物的有恩的民衆的雷神。

但是住在約丹赫姆 (Jotunheim) 的巨人們時常吹冷氣到人所住的世界，使植物凋落，地面陰慘。菽耳決定要到約丹赫姆去面會那些巨人，給他們一個教訓，使他們永遠不敢作惡。他是和洛克同去的。將近約丹赫姆境界的時候，他們投宿在一個農民家裏。農民很有禮貌的款待這兩位神，可是他太窮了，要給這兩位不是尋常食量的神預備夜飯，實在有點爲難。於是菽耳殺了他的駕車的兩隻山羊，燒好了肉，請大家同喫，他警誡他們，不要折斷了羊骨，而且都得投在那兩張羊皮裏。農民的兒子徐亞爾非 (Fiebel) 受了洛克之愚，却偷偷地



將一根羊腿骨折斷，而且吮去了中間的骨髓，以爲是不能被查出來。但第二天菽耳用他的鎚打擊羊皮，而兩隻山羊又活潑潑地跳起來的時候，其中一隻羊的腿微有些跛。菽耳立刻知道是什麼原因，很是生氣；他本可殺盡了這一家農民，但到底寬恕了他們。農民乃以一子一女爲菽耳的侍從。因此那個淘氣的徐亞爾非就作了菽耳的親隨。

菽耳他們徒步走進了約丹赫姆的境界。天晚時在路旁一所大房子的廂房裏過夜，第二天，纔知道這所謂大房子原來只是一隻巨人用的手套，所謂廂房就是手套的大姆指。巨人自稱爲斯克利密爾，願意引導菽耳等到巨人的會長那里去。那天晚上又在身旁過夜，巨人拿他的藏着乾糧的口袋給菽耳他們，可是袋上的結竟不是神們所能解開。巨人的雷一樣的鼾聲使菽耳他們都不能安睡，菽耳怒極了，取出他的鎚來打巨人的頭，可是不但不能損傷他，反而他的鼾聲更大。

第二天，巨人指點了到烏忒茄爾特陸基（*Utgard-Loki*，巨人酋長）的堡寨去的路，就和菽耳等分別。菽耳他們進了烏忒茄爾特陸基的堡，爲的被笑爲矮小，就提議比賽本領。洛克說他是餓了，願意先比賽喫。烏忒茄爾特陸基乃命拿進兩長盤的肉，洛克和他的對手——堡內的廚子洛琪，各喫一盤。洛克原是好食量，立刻就喫到盤的中央，可是看他的對手時，早已連肉連骨頭連盤子都吞下去了。菽耳乃謂他是渴了，願借堡裏最大的斗來喝些水。於是拿進了一個大斗來，滿滿地盛着水。雖然菽耳用盡能力喝，幾乎把肚子都漲破，然而斗中的水還是滿滿地。徐亞爾非提議賽跑。他的對手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徐亞爾非也失敗了，雖然他跑的實在很快。菽耳又提議試試他的力氣。他舉起一隻貓。雖然他將腰間的寶帶收緊一下，——這使得他的非凡的神力又加一倍，可是只能將貓的一足提離了地面。最後是和烏忒茄爾特陸基的老乳母愛利（ *Elli* ）角力，結果又是神們失敗了。



這樣在堡內過了一天，烏忒茄爾特陸基送神們出境，且叮囑他們不要再來，因為他已經不得不用魔法來自衛了。他說路上的巨人斯克利密爾就是他自己，如果那晚上他不是先移一座大山來擋住他的頭，則菽耳的鎚早已將他打死了。他又說，和洛克比賽喫肉的廚子洛琪是「野火」；菽耳所喝的是一海的水，菽耳總算已經使海水起了波浪；徐亞爾非比賽跑的是田鼠（思想），世上不能再有一物比「思想」走得更快的了；那貓也不是貓，却是使繞着大地的大蛇密特茄爾特蛇（Midgard-Snake），菽耳幾乎把牠拖出海來；至於老乳母愛利就是「老年」，老是不可抗的。

神們是這樣地被戲弄了。菽耳氣極了，舉出鎚來想打燬那堡，可是巨人和堡全都不見了，眼前是一片濃霧。菽耳他們只好回轉。想要征服約丹赫姆，冰霜巨人們的家，這個雄圖，只好作罷。

但是菽耳和巨人鬥爭而勝利的事，却更多了。他和巨人赫郎格尼爾（Hringnir）

（*Qinn*）決鬥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巨人赫郎格尼爾有一匹好馬古爾發克西（*Geifr*）。有一天，奧定騎了他的八足馬斯萊比尼爾在空中駛過，正和這位巨人遇見了。赫郎格尼爾是一個誇大的巨人，就要就奧定的馬比賽。他熱心要贏，竟沒注意到他們是向着阿司加爾特馳去；直到了伐爾哈拉宮門外，赫郎格尼爾才知道已經深入了敵人的大本營。他并沒贏，但是神們仍舊請他進去，款待他酒食，當他是一個好客人。赫郎格尼爾醉了，就大言日後將來打毀阿司加爾特，殺盡衆神，惟留美貌的喜夫和佛利夏做他的老婆。神們知道他是渾人，都不理會。恰被菽耳聽見了，立刻大怒，拔出他的鎚來要打死赫郎格尼爾。在自己家裏打一客人」是北歐人所不許的；所以衆神們立即來勸阻。於是菽耳要求和赫郎格尼爾決鬥。赫郎格尼爾答應在三天後，在他自己家的門外。



赫郎格尼爾回去和別的巨人商量，心裏很覺不安。爲的原和菽耳約好，可以有一個助手來抵敵菽耳的親隨徐亞爾非，於是赫郎格尼爾和他的同伴就用泥來造一個巨人，有九英里長，作爲徐亞爾非的對手。因爲沒有那麼大的人的心，所以就在泥巨人胸腔內放進一顆牝馬的心。

決鬥期到了時，赫郎格尼爾和他的泥巨人等候菽耳來。但先來的是徐亞爾非。赫郎格尼爾心想先殺死了這親隨，然後再和菽耳決鬥。他防着徐亞爾非從地下來攻，就站在自己的盾上。不料菽耳也來了，舉鎚當頭打來。赫郎格尼爾用他的火石製的大棒格一下，火石棒是碎了，赫郎格尼爾自己也死，只是碎火石紛飛，有一塊嵌進了菽耳的前額。現在世界各處都可以找見火石，就是赫郎格尼爾的大棒的碎片。

菽耳前額上的火石塊後來雖經著名的醫生女預言者格羅阿（Grog）用了羅納文字的神咒，也終於不能取出來。當赫郎格尼爾受傷仆在地下的時候，他的

一條巨腿壓在菽耳身上，神們都不能將牠移開。後來是菽耳的兒子（據說此時不過三歲，或說是只生下三天），瑪格尼，來救出了父親。那個碩大的泥巨人也被徐亞爾非所殺。

另一件有名的故事是菽耳的鎚被竊。這也是表示了北歐神話的基本色彩——善勢力與惡勢力之鬥爭而結果是勝利屬於前者。不過這一篇故事特充滿了北歐神話所特有的談諧意味，遂很有詩意。故事是這樣的：

菽耳失去了他的寶貝的鎚。這在阿司加爾特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如果霜巨人們知道了，一定要來攻打阿司加爾特，找回這鎚的責任，派定了洛克。他向女神佛利夏借得了鷹毛衣，變形為鷹，果然在伊芬格（IFING）河畔找得偷鎚的人了；原來是破壞的暴風雨神，霜巨人中的著名的首領叔列姆（THURLEIM）。洛克用了許多的巧語，想探聽出這位霜巨人藏鎚的地方，可是沒有效果。叔列



姆只在一個條件下肯交還那個鎚，就是要得美神佛利夏爲妻。他見過佛利夏一面，他是想望已久了。

洛克回去和菽耳商量，兩個都覺得叔列姆的條件太爲難。但鎚非索還不可，於是兩位神姑且去遊說佛利夏，請她爲了神們全體的利益而犧牲一下罷。佛利夏堅不肯。洛克和菽耳沒有辦法。赫姆達爾想得了一個計策，——那也是不得已之計，請佛利夏將衣服和頸鍊借給菽耳假裝了去哄騙叔列姆。雖然這位雷神和美神的相貌差得很遠，但如果菽耳略略變形，又罩上很厚的面紗，大概是可以用騙過一時的。洛克也換了女裝，算是假的佛利夏的侍女。

叔列姆準備了許多酒食，邀請了大批賓客，歡迎他的新婦。假新婦的菽耳喫了一隻牛，八條大鮭魚，以及所有的爲女客們準備的餅和糖果。叔列姆看得呆了。洛克低聲地解釋給他聽，因爲新婦急於要來，已經有八天不曾喫飯了。叔列姆想要和假新婦親嘴，可是假新婦眼裏冒火，使他不致上前。洛克又解釋

是新婦的戀愛熱。叔列姆的姊姊向假新婦索照例的禮物，假新婦簡直不保。洛克又輕聲兒對詫異着的叔列姆說，新婦是戀愛得昏頭昏腦了。

這樣被洛克的甜蜜的話語灌醉，叔列姆便吩咐擊出那把鎚來，放在假新婦手裏，算是「定情」的證據。假新婦的菽耳立刻抓着，只幾下打擊，把叔列姆，他的家宅，他的客人，都化爲灰燼，兩位神得勝地回去了。

菽耳的又一次冒險却是上了洛克的當。洛克借了佛利夏的羽衣化爲鳥，到約丹赫姆去找冒險的事。他停在巨人蓋勞特（Gjafot）的房子上，被蓋勞特捉住了。因爲看見鳥的眼睛炯炯有光，蓋勞特斷定那鳥一定是什麼神的假裝，便把鳥閉在籠裏，整整的三個月不給飲食。洛克餓極了，只好現出原形，又答應了將空手的菽耳騙到蓋勞特家中，方始脫身。

洛克回去見了菽耳，就編了一套謊言，說是蓋勞特如何好客，慫恿着菽耳



和他同去作一次友誼的拜訪。菽耳信以爲真，竟把他的三件法寶——鏈，鐵手套，和魔法腰帶，都留在家裏，和洛克一同去了。半途中他們遇見了女巨人葛利特（Gerd），她是奧定的許多小老婆中間的一個。葛利特知道洛克有詭密，就將自己的腰帶，棍子，和手套，悄悄地借給了菽耳。

蓋勞特早已有了準備。先使他的兩個女兒鑽在菽耳椅子下，想把菽耳弄死，但兩個不中用的女巨人都被菽耳壓死了。蓋勞特於是請菽耳進屋子，那里有預先燒紅的一塊大概形鐵，蓋勞特拏了對菽耳擲去。可是菽耳眼明手快，早已把葛利特借給的鐵手套拉在手上，接過了那塊燒紅的鐵，回手擲在蓋勞特身上，穿過了那巨人的身體，又把房子都打通了。蓋勞特的屍身化爲石頭，直立在那里，像一塊石碑，永遠紀念着菽耳的神力。

菽耳是北歐最古且最被愛的神，他的廟祀遍於各地。每年大祭必燒一大段

的橡樹，——夏的溫暖和光明的象徵，且以驅逐冬之寒冷與陰暗。紅色是菽耳賞愛的顏色，也被視為愛情的象徵，所以北歐古代的新婦必衣紅，而結婚指環上亦必鑲以紅寶石。

和奧定的神像一樣，菽耳的神像亦以木製；當奧爾夫（Ólf）在斯坎底那維亞為基督教盡力的時候，大批的菽耳神像都被他強迫燒了。但在某處有一個裝金的大而且古的菽耳神像則該處人民一定不肯燬掉，謂像已有靈，因為每夜供食物於像前，翌晨便都沒有，一定是神喫了的。

當一〇三〇年，奧爾夫命令該地人民改奉正教而燬掉那菽耳廟及神像的時候，人民就要求奧爾夫給他們翌晨一個有雲的天，以證明基督教之能力。奧爾夫虔誠地禱告了一夜，第二天果然陰雲。但是人民還要求給他們又次日一個晴天。奧爾夫又禱告了一夜，可是翌晨却是陰雲滿天。於是奧爾夫召集人民在廟前聽他訓話，一面却囑咐他的侍從官吏看見人民們的注意離開了神像時，就用



斧頭將像劈碎。奧爾夫開始訓話了，他望見天空微露陽光，就舉手大喊道：『看我們的上帝呀！』人民都向空中看了。奧爾夫的侍從官吏乘這機會就用奧爾夫的戰斧將莪耳像劈倒。像是早已朽腐，應手而碎，一大羣老鼠從像裏逃出來。於是神像會喫東西的原因就明白了。

## 第六章 勇敢及戰爭之神體爾

體爾 (Tyr 或稱 Njörðr)，是奧定的兒子。他的母親，或稱即為衆神之后的佛利茄，或謂乃一無名的女巨人，波浪凶湧的海的人格化。體爾也是阿司加爾特的十二正神之一，惟並無他自己的宮，常住於凡爾哈拉宮。

好戰的北歐民族當然以代表了勇敢及戰爭的神體爾為至尊的神，僅次於奧定。北歐的勇士時常在打仗之前向體爾祈禱，和向奧定祈禱一樣。體爾的武器是刀；刀在北歐的勇士是神聖的，發誓常以「刀尖」的名義。有所謂「刀之舞

蹈」，勇士們舉刀尖向天，成刀尖之山，而另一人超躍過之。又或以刀密接成輪形或玫瑰花形，使他們中的首領（最勇者）站立於上，共抬之游行。

體爾的刀，據說也是鑄造奧定的矛的那位黑侏儒特凡林所製。誰能得到這把刀，就能征服全世界——每戰必勝，可是他自己的性命終亦必死於此刀。據古代的傳說，則說此刀藏於奉祀體爾的廟中，忽然一天不見了，後來經過許多時，出現在一個羅馬人維脫留司（Vitellius）手裏，因而他就毫不費力，被舉為羅馬皇帝。可是他不善用此刀，終於又為一日耳曼兵士所得，即以此刀割了維脫留司的頭，日耳曼兵士恃此刀所向無敵，老年埋此刀的地下。於是又經過了許多年，匈族（Huns）的戰士阿底臘（Attila）又無意中得之，成為無敵將軍。據佐賀所述，則此阿底臘後亦厭戰，在匈牙利住下，想和美貌的葡爾根第的公主伊爾迪可（Idia）成親；但因伊爾迪可的家族為阿底臘所殺，所以結婚之夕，伊爾迪可乘阿底臘之醉，就擊那著名的體爾刀割了阿底臘的頭。



體爾既爲戰爭之神，所以那些白臂膊的凡爾凱爾們也受體爾的使喚。據說實在就是體爾帶領了凡爾凱爾們在戰場中挑選勇敢的死者帶回凡爾哈拉宮中，準備着將來「神之劫難」到了時爲神們作戰。

體爾被說成是獨手的。關於這獨手的解釋，又各各不同；或謂因爲刀只有一面的鋒，獨手的象徵的意義亦即在是；或謂這是表示戰爭的勝利只能屬於一方面，不能兩面都勝，而體爾既爲戰爭之神，所以應該是獨手，意即只能袒助一面。但是下列的故事却是說明體爾何以只剩一隻手的最老的傳說：

洛克私自在約丹赫姆以女巨人安古爾蒲達（*Angur-Þóða*，發怒的身）爲妻，生了三個妖魔的孩子：一是芬利斯（*Fenir*）狼，一是死之神赫爾（*Hell*），一是海蛇俞爾芒甘特爾（*Jörmungandr*）。洛克祕藏着三個妖魔孩子，不讓神們知道。可是三個長大的非常快，無論如何祕密不來。奧定在寶座上也看見了，知道

這三個孽種的利害，立刻就到了約丹赫姆，一手提起赫爾，將她打入尼夫爾赫姆的深處，命令她在那里爲冥世九界的主宰，爲死之國王；奧定又把侖爾芒甘特爾摔入海中，這妖精在海裏一直長大，直到蟠繞了大地，能自嚼其尾。只有那匹狼芬利斯，被帶到天上；因爲奧定想把牠養馴了，或者有點用處。神們看見了芬利斯，都驚怕失色，只有體爾是無所畏的，他喂這狼的食物。

但是芬利斯大得很快，而且野性也一天一天利害，神們不得不設法將牠細起來，以免後患，因爲在阿司加爾特流血是不許的。神們造了一條極堅固的鐵鍊，於是開玩笑似地對芬利斯說是要試試牠的力氣有多麼大，請芬利斯給細縛起來。芬利斯允許了。神們把牠細得緊緊地。但是芬利斯用力一掙扎，這鐵鍊就斷爲粉碎。神們假意稱讚芬利斯的大力，一面却趕快又製造第二根更堅固的鐵鍊。於是又一次請芬利斯就縛。結果，這第二次的鐵鍊也不能抵禦芬利斯的大力。



神們乃派斯吉涅爾到地下去找黑侏儒們造一條鍊子。侏儒用貓的腳步聲音，女子的鬚，山的根，熊的偵伺，魚的話音，鳥的口涎，這些古怪的東西，造成一根比絲還細些的繩子名爲格蘭潑尼爾（Gleipnir），可是比什麼都堅固，而且是愈拉愈堅固的。

既然得了這根寶繩，神們把芬利斯帶到蘭格尾（Lyngbyr）島上，又請芬利斯試力氣。雖然這時芬利斯長得更加大力了，却有點不放心這個細絲。牠提出一個條件，須得有一位神的手放在牠嘴巴裏，牠方能讓神們細起來。沒有一個神願意冒這個險。永遠不怕什麼的體爾挺身而出，把自己的右手放在芬利斯口裏做抵押。結果，芬利斯被縛住了，體爾却成爲獨手。神們將芬利斯縛在山石上，又因爲芬利斯叫得太響，用一把刀撐住了牠的上下顎，流血成爲一條河。名馮（Vorn）。這樣，芬利斯永遠不能脫身，直到「神之劫難」到了時，牠方才掙脫束縛，到阿司加爾特報仇。

## 第七章 詩歌及音樂之神勃臘琪

奧定是一切智慧之神，所以詩歌及音樂之神，也說是奧定。可是這也無非因為奧定原是全知全能的主神，所以任何頭銜都可以加上去。正式的詩歌及音樂之神是勃臘琪（Bragi），奧定的兒子。

但是北歐人並不以為勃臘琪是創造詩歌的；他們以為詩歌也和別的「自然力」一樣潛在於宇宙之間，勃臘琪不過是此種「力」之獨有者或人格化而已。因此北歐神話中有關於詩歌的來源的故事，而且由此故事，產生了詩歌之神勃臘琪的。

據說當亞息耳神們和伐娜司神們相爭而後來講和了的時候（此在第二章末尾略有說過），兩方面的神都照規矩唾些唾沫在一個器皿內，算是堅誓的意思。此唾沫後來經神們造為一個小東西名為克伐息爾（Kvassir），以智慧著名，常



在人間幫助和指導人類。黑侏儒妬忌克伐息爾的聰明，乘他睡熟時將他殺了，却用他的血調和了蜜，造成一種仙醪，誰嚐到了一點，就能成爲人人所愛戴的大詩人。侏儒們雖造成了這樣寶貝，自己却不享用，照例藏在地下祕處。

後來這兩個侏儒又殺死了巨人吉令 (Gilling) 夫婦，被吉令之弟蘇頓 (Suttung) 所捕，乃獻出所造的仙醪來贖命。蘇頓知道這東西的好處，付給他的女兒根綠特 (Guth) 藏寶。她藏在空山內而自己坐守。但是已經被奧定知道了。他用了種種方法，纔能鑽進 (變成了蛇的) 根綠特所躲藏的山的空腹，乃復還元爲威儀堂堂的神，去向根綠特求愛。美麗的根綠特被愛上了，做了奧定的情婦三天以後，就擎出那藏着仙醪的三個器皿 (據說一是壺，兩個是碗)，讓奧定在每個內嚐一口。奧定得這好機會，一口氣把三個傢伙裏的內容統統吞下肚子裏，然後鑽出山腹，披上他的鷹毛衣，變爲大鷹，直向自己家裏飛去。巨人蘇頓也知道了，也變爲鷹飛來追，結果是失敗，反被阿司加爾特的神們焚死。

。奧定將所吞的三種仙醪盡數嘔出來，盛在三個器內，嘔時散落了幾滴到地上，所以人間也有大詩人。

奧定自己並不用這三種詩歌的仙醪，他是留給勃臘琪的，勃臘琪的母親就是女巨人根綠特。

當勃臘琪出世以後，侏儒們就送給他一張黃金的豎琴，並且將他載在他們的一隻船上，送他到外面世界去。船慢慢地從地下泉流出黑暗的地下谷，到了死之國的邊界，一向是一動不動的勃臘琪忽然坐起來，抓着身旁的黃金豎琴，開始唱神異的生命之歌。這歌聲上薄雲霄，送進神之家，下入地底，直到死之國王女神赫爾之所居。

一面唱着，船到了有陽光的地方，而且碰着岸了。勃臘琪於是登岸，彈着琴，走過那些枯凋荒涼的樹林。立刻樹都發芽開花，到處都是生氣。



在這樹林中，勃臘琪遇見了伊童（Hugi），美麗的青春不老之女神。她是黑侏儒伊伐爾特（Hafli）的女兒，當她來到地面來時，自然界呈現了最可愛的面容。

這樣的一對在林中遇見，當然會互相戀愛了。他們同到阿司加爾特，受神們的歡迎。奧定仔細地看過了勃臘琪舌上的紋繡（據說這就是神祕的魯納文字）以後，就說勃臘琪將為天上的詩人，詠神們及伐爾哈拉宮中勇士們的戰功。

視為音樂，詩歌，雄辯之神的勃臘琪這名字，也被北歐人用作「詩」的稱呼。又在每年大祭時，對於勃臘琪也有隆重的祝儀。那時，主祭者在船形的杯中喝過了禮酒（先須作錘形的），然後自述他在一年中打算做的事業。次為在座之人一一照樣自述，即使是太野心些的想望亦所不禁。這差不多就是「賦詩言志」的神氣。

在藝術品如雕刻繪畫等，勃臘琪常被表現爲老年人。長的白髮與鬚。手挾黃金的豎琴。

## 第八章 春之女神伊童

伊童，春或青春不老之人格化，或說她是黑侏儒伊伐爾特的女兒，或說她本來無生亦無死的。在北歐神話中，伊童是春之女神。她是青春的蘋果之所有者。喫到了這蘋果的人，能常保青春的美麗，新鮮，活潑。已老者亦能返老還童。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因爲都是雜種（我們應該記得奧定自己也是雜種，他的母親是女巨人），不能免於老死，自從伊童來到阿司加爾特以後，神們常常分享了她的蘋果，就永遠青春不老了。

這些青春的蘋果，伊童是放在一只籃裏的，隨便要多少，取之不盡。這樣一種寶貝，當然有侏儒們及巨人們，時時在那裏想偷盜，所以伊童很小心保藏



着。

有一天，奧定，海尼爾，洛克，照例散步到地上來。走了許多時後，到一處無人跡的荒涼的地方，神們餓極了，看見有一羣牛，就殺一頭來燒，但火雖旺，牛肉不熟。神們知道是有人在作魔法了。樹上有一隻大鷹，此時就對神們說，魔法是他使的，但只要分些熟牛肉給他，牠便可解除這魔法，神們答應了。於是牛肉爛熟，鷹將取四分之三。洛克此時正祭了大塊肉在那裏喫，以爲鷹的要求太多，就和牠爭論，竟忘記這鷹是會魔法的鷹。

於是不樂意的事情來了。洛克的手連在牛肉上不能脫，而肉又連在鷹的背上。鷹冲霄高舉，把洛克帶上空中去了。結果，洛克又答應了一個苛刻的丟臉的條件，然後得了自由。原來這鷹是暴風雨巨人第亞西 (Thiasir) 之變形，他對洛克提出的條件是要騙取伊童及其青春的蘋果。

回到阿司加爾特以後，洛克知道勃臘琪又出外「行吟」去了，伊童一人在

家，就去說騙伊童說他看見某處有些蘋果和伊童的青春蘋果簡直一模一樣。伊童不信，帶了自己的蘋果跟着洛克去比較。可是剛跑出了阿司加爾特，化爲大鷹的巨人第亞西就把伊童抓起，直帶到北方的寒冷不毛的暴風雨之家叔列姆赫姆 (Thrymheim)。

伊童雖在拘囚中，還是不能將青春蘋果給巨人第西亞，她天天盼望有神來救她，可是渺無音信。阿司加爾特的神們以爲伊童和丈夫一同出外了，都沒注意。直到上次喫的青春蘋果的效力漸漸消褪，神們又感得了衰老的威脅，這才想起了伊童不見已久。奧定知道是洛克搗鬼。神們都攢住了洛克盤問。除了再發誓把伊童找回來，洛克也不能保性命。他披上了鷹毛衣，直飛到叔列姆赫姆；恰好第亞西出去打魚去了，洛克乃將伊童變爲一個核果（或說一隻燕子），抓在爪裏，就飛回阿司加爾特。

這樣，伊童和她的青春的蘋果失而復得了。這段故事的比喻的意義是很明



際的。伊童，春及榮茂之象徵，被秋天（暴風雨巨人）以武力劫奪了去，當讚春之鳥（勃臘琪的象徵）不在的時候。而她的回來，也只有和南風（洛克的象徵）同時。青春蘋果就是象徵了發育榮茂的春之元氣。

可是每一年中，春必得失去一次，這現象，北歐神話中却沒有完備的說明。據一些零星斷爛的詩歌，則謂伊童是在生命樹之枝上坐着，一時暈眩，掉落到尼夫爾赫姆的深處，不能上來。與定命勃臘琪，赫姆達爾，以及別的神，帶了白狼皮，幫助伊童從寒冷的尼夫爾赫姆深處上來，可是伊童不肯動。她讓神們把白狼皮裹在她身上，可是不動。勃臘琪猜想伊童是有大病，就請神們回去，他願意獨自在寒冷的地下伴着他的妻。在此時間內，勃臘琪無心彈琴。地上也再不能聽見他的快樂的歌聲。

這一故事是沒有尾巴的。比喻的意思也是很分明。當春離了地面上，鳥的

歌聲亦不可復聞。但春總得再上來，這故事的尾巴却逸失了。

## 第九章 夏與冬之神

關於夏和冬的神，北歐神話中有矛盾的兩說；在創造天地的神話中，謂奧定以 *Staður* 的兒子爲夏神，以 *Vindsva* 的兒子爲冬神，都沒有詳細的說明（參看第二章）。可是古代北歐的詩人別有關於夏和冬的神話，而主宰夏和冬的神亦別有其人。

夏神就是爲質於阿司加爾特的海洋及風神（總名伐娜，猶天上諸神總名亞息爾）們中間之一的涅爾特（*Njord*）。因爲他是風神及近岸的海水之神，所以涅爾特有他的宮在海岸邊，名爲奴歐通（*Nord*）；他在那里使凶險的波浪（這是深海之神愛吉爾所激起來的）復歸於平靜。涅爾特又保護航海的商人和漁夫，因爲他是夏神，而此二事業亦惟在夏季可行。



涅爾特被說成是一位極美貌的神，正當盛年，穿的是短的綠衫，冠是貝壳和海草所成，或作棕色的闊邊帽，綴以鷹羽。

在北歐，農事只能在夏季，且常在峽江及內海附近，所以涅爾特又被視爲稼穡之神。農民們向涅爾特祈求好收穫。

據有些傳說，涅爾特的第一妻是他的姊姊 Nerthus（她，在日耳曼，此又等於佛利茄，但在斯坎底那維亞，則爲別一神）；自從涅爾特爲質於阿司加爾特，就和妻分離了。涅爾特也是阿司加爾特的十二位正神之一，神們的會議他都列席。此外的時間，他都住在自己的宮裏。他最愛的動物是鵝。

涅爾特的第二妻却是個女巨人。就是暴風雨巨人第亞西的女兒。

據說在神們救了伊童回來，而且用火燒死了化爲大鷹追趕着洛克（他亦化爲鷹，如上文所已述）的暴風雨巨人第亞西以後不久，阿司加爾特忽然來了位

不速之客。是一個女子，自說就是第亞西的女兒，特來要求公道的。

雖然是老而且醜的暴風雨巨人的女兒，這位女巨人斯卡提 (Skadi) 却長得很美麗；銀色的鎧甲，發光的鋼矛，尖頭的羽箭，短小伶俐的白色獵衣，白的毛皮的裹腿，闊頭的雪靴子。對於這樣一位美麗的女巨人，神們也只能給她公道了，他們請與斯卡提和解。但是斯卡提不肯，一定要一命抵一命。她的冰霜似的白臉上，一點笑容也沒有。洛克看見事情僵了，想先得斯卡提的一笑。他弄進一隻貓來，做出許多滑稽的動作。神們都大笑了，斯卡提忍不住也撲嗤地笑出一聲。

乘這機會，神們就又力說願意和她和解；他們說，對於她的已死的父親，他們也頗敬重，所以特把他的一對眼睛放在北方天空成爲一座星；他們指那亮閃閃的星給斯卡提看。最後神們就提議請斯卡提自己在衆神中間擇一人爲丈夫。選擇的方法是，神們都把布蒙了頭面，却露出一隻光腳，讓斯卡提選腳，選



中了誰的腳，誰就是她的丈夫。斯卡提也答應了。她選中了一雙很好看的腳，她以為這對美腳的主人大概一定是巴爾特爾了，因為這位光的神的美臉先已引起了斯卡提的愛情。但是不料揭開蒙臉來看時，不是巴爾特爾，却是涅爾特這位夏與海之神。

斯卡提微覺失望，但也歡歡喜喜過了蜜月，和涅爾特同到海邊的奴歐通宮。在這裡，斯卡提却不慣了；波浪的聲音，海鷗的鳴噪，時時打攪了她的清夢。她渴望回到北方的她的老家叔列姆赫姆。

涅爾特很愛這位美麗的妻，於是同意了和斯卡提到北方的她的家鄉去住九天（那就是九個月）但是現在是涅爾特不慣了。寒風吹松林的淒聲，冰澌雪崩，狼的叫嗥，也使得夏之神的涅爾特夢魂不甯。他渴盼着九天的期限過去，好再和斯卡提住在海邊的他的奴歐通。

這樣每十二天中，三天住在奴歐通，九天住在叔列姆赫姆，這一對兒都感

到痛苦。結果，二人都知道嗜好不同的他們倆，無法相合，就同意離異。斯卡提此後便永遠住在她的家鄉，重過她從前打獵的生活。據又一傳說，則謂斯卡提後又爲奧定（半歷史的奧定）的妻，生下一子，是爲腦威王室的始祖。

這一段故事是說明了夏與冬之循環的。斯卡提，冬之人格化，冰霜的臉上沒有一毫溫和的笑容，但終於被象徵了南風的洛克（他又是火之人格化）所吸引，且接受了涅爾特——夏的擁抱。然而她的愛情不能長於三個月——那是夏季。涅爾特和斯卡提同住在北方的九天——九個月，是暗示着「夏」離開了人間的九個月。夏與冬的循環，就這樣有了原始的說明。

在這意義上，斯卡提是冬之女神。她是冬季旅行者的恩神。她指引着那些掙扎於冰天雪車的雪橇，使能安然到達目的。她又是獵神。她常被說成是帶了弓箭，跟着一頭像狼一般的伊司基模（Rakimo）種的狗。



北歐神話中又別有一位冬之神，却是男神；並且謂和涅爾特離婚後的斯卡提事實上又嫁給這位男性的冬神爲妻。

這位男性的冬神，喚作烏勒爾（Ullr），是女神喜夫的兒子。他的父親，北歐的古詩人從沒提起過，猜想起來，也許是一個可怕的霜巨人，因爲烏勒爾愛冷，常常穿了他的雪靴在滿山跑。這位神，聽說也是喜歡打獵的，每在冬季，他不怕冰和雪，在北方森林中打獵，身上穿了極厚的皮大衣。

視爲獵神的他，常帶着一張大弓，滿袋的好箭；因爲弓箭的好材料是紫杉，所以紫杉是他的愛木，他的居處就在紫杉最多的 Kelfe，終年陰森的一個地方。

視爲冬之神的他，其地位僅亞於奧定。據說當冬季奧定不在阿司加爾特的時候，烏勒爾就僭竊了奧定的大位，且佔有了奧定之妻佛利茄，正如先前講過的尾利和凡的故事。但當冬季既過，奧定回來，這個僭竊者便被趕到了北方的

不毛之地。

他又是有名的行動迅速的神。他的雪靴可以行陸，也可以行水。因為北方人的雪靴的形狀很像一個盾，所以他又有了綽號如「盾神」。決鬥者每求他佑護，呼他的名。

據傳說，則他娶了涅爾特的離婚妻斯卡提為妻，因為兩人的嗜好相同，所以他們倆過得很和睦的。

他是冬神，所以雪是受他的命令的。人民祈求他降雪以期次年有好收穫，因而他亦得相當的敬仰。照耀北方夜間的北極的極光，據說也是烏勒爾所降下的；因而又視他為光之人格化的巴爾特爾的親戚。或謂他和巴爾特爾是患難朋友，因為兩人都在每年的某時要在死之國的地下躲避若干時。但烏勒爾是在夏季往地下躲，而巴爾特爾則在夏末（那時日間的光陰漸短縮，這位光之神不得不往地下躲了）。



## 第十章 光明神及黑暗神

光明神巴爾特爾 (Balder) 和黑暗神霍獨爾 (Hodur) 是奧定和佛利茄所生的一對孿生子。這一對孿生兄弟，在體格上性情上都是絕對相反：霍獨爾——黑暗之人格化，是陰沉的，憂悒寡言語的，而又是盲子；巴爾特爾——光明之人格化，却是美麗，天真，愉快，他的金色和白臉時時像在放射光芒。使人人愛他，而他亦愛人人。

巴爾特爾發育得極快，早已被邀入列席於十二位正神的會議。他住在凡尼亞宮內，這宮內是白銀的頂，黃金的柱，清潔光明，毫無纖塵。他的妻是弗發 (Frigg, 蓓蕾) 的女兒南娜 (Nanna, 盛開的花)，年青美麗而且愛嬌的一位神。

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位常是快活的巴爾特爾悒悒地不大高興。他的

藍眼睛裏的光彩消失了，臉色憔悴了，步武也滯重。奧定和佛利茄看見他們的可愛的兒子變了形，就質問他是什麼原因。經堅問之後，巴爾特爾方說近來睡夢不甯，常常有些異常的威脅的噩夢來打擾他平靜的靈魂，雖然醒時不能全憶，却使他心中填滿了無形的恐怖。奧定和佛利茄也很感不安。佛利茄爲預防計，就派她的侍女出去找宇宙間萬物，要他們立誓不傷害巴爾特爾。因爲光明是萬物所共愛的，所以萬物都立誓不傷害這位光明的神，只有伐爾哈拉宮外一株橡樹上的寄生小草「槲寄生」是例外。但這草是這樣的么小柔弱，一定不能對於巴爾特爾有所損傷。

奧定却另有一種打算。他坐上了他的八足的神馬斯萊比尼爾，經過了虹橋，直向尼夫爾赫姆的死之國去找長眠的女預言者伐臘 (Vale) 去問休咎。當奧定經過冥王赫爾的宮外時，他看見宮中正鋪陳了盛筵，似乎等待着什麼貴客。奧定不管，直到伐臘的棺旁，用魯納咒喚起那位長眠的女預言者。



伐臘徐徐從棺中起來。奧定，假裝是一個平常人，問她：冥王的盛筵是爲了款待什麼人。伐臘毫不猶豫地回答：是爲了巴爾特爾，他將爲他的孿生兄弟盲子霍獨爾所殺。奧定又問誰將爲巴爾特爾復仇呢？伐臘說是地之女神林達將爲奧定生一子名伐利（Vali），這孩子生下來後即不洗臉不櫛髮，直到報復了巴爾特爾的仇。奧定的第三問是：誰將不哭巴爾特爾的死。這一問却起了女預言者的疑。她猛然一看，知道眼前的生客就是奧定，便再不回答，睡在棺材裏，無論如何不起來了。後來世界末日到時，這女預言者伐臘方能從長眠中一醒。

奧定回到阿司加爾特，聽得佛利茄告訴他，世間萬物已經都立誓不傷害巴爾特爾，方才略一寬心。神們也都知道佛利茄的預防計劃已經成功。大家都很高興，在遊戲場中消遣。神們平日的心愛的遊戲是擲金餅。但現在厭了，就利用那萬物都不傷害巴爾特爾的消息來做一種新遊戲。大家把各式各樣的武器

，矛，刀，石鎚，箭，都向巴爾特爾擲去。因為萬物都已立誓不傷害這位光明之神，所以這些武器到了巴爾特爾跟前便無故自墜或是向斜而去。神們哄笑着圍繞這永不能打中的人靶子擲矛射箭。

正在自己宮裏紡織的佛利茄也聽見這笑聲了。此時有一個老婦人走過，然而這老婦人却就是洛克的化身。洛克——火的人格化，早已暗暗妒忌着巴爾特爾這位光明神；因為巴爾特爾的光明掩過了洛克這火；並且巴爾特爾為人人所愛，而洛克却為大人所憎畏。現在對佛利茄的詢及，洛克就說是神們的新遊戲是怎樣出奇。佛利茄很滿意說：當然的，因為萬物都立誓不損傷巴爾特爾，只有那伐爾哈拉宮外橡樹上的寄生草，但這草太么小柔弱，一定不能傷害了她的光明的兒子。

洛克探得了這個秘密，立刻就到伐爾哈拉宮外取這寄生草來用魔法使變為堅強而粗大，然後削成爲一枝小棒。他拏這寄生草變的小棒，到神們遊戲場中



找到霍獨爾。這位盲目的神獨坐在樹下並沒參加遊戲。洛克授以寄生草的小棒，勸他也去擲一次。霍獨爾盲目地奮力一擲，這小棒兒不偏不歪，打中了巴爾特爾要害，就此殺了這位光明之神。

神們雖然用盡了能力，却不能使巴爾特爾復活。佛利茄堅要一位神到冥間去找冥王赫爾索回巴爾特爾的靈魂。這是一件磨煩的差使，神們都不敢去，後來是赫爾莫特願意去了。於是奧定把自己的寶馬八足的斯萊比尼爾借給了赫爾莫特。

這裡，巴爾特爾的屍身移到了他自己的宮裏。奧定命令諸神到森林中砍取最大的松樹來，準備給巴爾特爾舉行莊嚴的火葬。

神們砍倒了許多古松，帶到海岸邊，裝在巴爾特爾的龍船靈缸 (Rinhorh) 的甲板上，火葬就要在這船上舉行。巴爾特爾的屍身則盛裝了，安放在那些積

薪之上。按照着火葬的規矩，神們把各式的兵器，送葬的禮物，都擱在巴爾特爾屍旁。與定的送葬禮物是他的魔法指環特羅潑尼爾，因為象徵着光明的又是春天的太陽的巴爾特爾既死，則象徵着「生產豐饒」的特羅潑尼爾當然與之俱亡。

神們又各各走到巴爾特爾屍旁作最後的訣別。當巴爾特爾的美麗的妻南娜過來的時候，她的心碎了，伏在巴爾特爾屍身上，也死了。於是神們就將南娜放在巴爾特爾旁邊，準備一同火葬。他們又殺了巴爾特爾的馬和犬，將棘枝圍繞了積薪。

一切都妥當，火葬船的靈舡須得下水了。可是爲的積薪和殉葬禮物太多太重，神們全體的力量也不能推動這條船。在山上觀看的巨人們乃說他們知道有一位名爲希爾洛金 (Hyrlokin) 的女巨人能够推動。於是神們乃請暴風雨巨人們中間一個去招希爾洛金來。船下水了，菽耳舉鎚 (那是儀式) 發火，積薪俱



焚，船像快箭似的衝開海水而西去，滿海耀着火光。船愈去愈快，到了西方的水平線，將天空和海面都映成赤色，然後像一輪火球似的，巴爾特爾和他的靈舩都沒入海中不見了。接着是黑暗包圍了大地，神們回阿司加爾特去。

失去了光明和快樂的阿司加爾特，到處是淒慘的景象。只有佛利茄懷着希望。她盼望赫爾莫特趕快回來，報告使命的成功。經過了許多困難的赫爾莫特此時也到了冥國了。他找見巴爾特爾垂頭喪氣坐在那里，南娜緊抱住他。赫爾莫特把來意告訴了巴爾特爾，不料這位神却搖頭說，他知道命運如此，非得在此冥國住到最後世界末日到來時是不能出去了。但是他却勸南娜一同回去。南娜抱得更緊些，說沒有她的可愛的光明的丈夫，她不願住在世上。

赫爾莫特直去見冥王赫爾，請求釋放巴爾特爾，冥王赫爾靜靜地聽完了赫爾莫特的陳述，最後方說，如果地上萬物，有生及無生，均為哀悼巴爾特爾而

墮淚，那就可以放回巴爾特爾了。

這個條件雖似苛刻，但赫爾莫特却高興極了。他知道巴爾特爾為萬物所愛，一定萬物都願為巴爾特爾下淚的。於是他就再回阿司加爾特，帶了巴爾特爾送還給奧定的那個魔法指環特羅潑尼爾，還有南娜送給佛利茄的一條繡花地氈。送給福拉（她是佛利茄的第一侍女）的一個指環。

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得了赫爾莫特的報告，立刻派出無數使者，自南自北，自東自西，宣示這條條件。使者們經過的地方，樹木花草都下淚了，地土也爲了哭泣而潮濕，即使是石及五金那樣堅硬的心，也掉下淚點來。但使者們向阿司加爾特歸去的途中，看見一個大穴，深黑無底，女巨人的龐大的身體正從穴中出來。這個女巨人名爲瓊克（Geoc），或說即是洛克的化身。當使者們向她要求一點眼淚的時候，她譏笑使者們，鑽進了洞裏去，說她決不爲巴爾特爾洒一點眼淚，而且她希望冥王赫爾永遠不放巴爾特爾回來。



所以巴爾特爾終於不能回來。但女預言者的預言是必得應驗的。當奧定達到了以林達為妻的目的時（這個故事將在本章後面詳說），林達生一子名伐利，這個孩子一生下來就舉弓箭射死了黑暗之神霍獨爾，為巴爾特爾報了仇。

這就是光明神和黑暗神的始末。這個故事的意義是很明白的。光明神的巴爾特爾一方又是象徵了太陽的，巴爾特爾的死後火葬就描寫着太陽的西沒。巴爾特爾之必然的為霍獨爾所殺，也暗示着白晝之必然的繼以黑夜。洛克象徵了火，和天上的自然的光明是相絕的，所以洛克妒忌着巴爾特爾。樹木花草以及石頭所洒的眼淚是象徵了冬過後的春之先驅的潮濕。瑣克是「煤」，她住在地，不需要光明，所以她獨不下淚。巴爾特爾及南娜在冥世托赫爾莫特帶給奧定和佛利茄的東西，是象徵了雖在嚴冬之時，春之蘇醒的消息已經先來；指環特羅潑尼爾是「生產豐饒」的象徵，而南娜的繡花地毯則暗示了布滿花草的地

面。

又在道德的意義上，則巴爾特爾是代表了善的勢力，霍獨爾代表了惡的，洛克却是「誘惑」；由於「誘惑」的從中作祟，惡勢力傾覆了善勢力。

爲巴爾特爾報仇的伐利，是象徵了漸長之夏日的神。是林達和奧定所生的孩子。伐利是生長得很快的，在一天之內，他就已長成，沒有洗過臉，也沒有梳過頭髮，就舉了弓箭，射殺了黑暗的盲目神霍獨爾。他也是阿司加爾特的十二正神之一。他的簡短故事是說明了陰暗的長冬以後新的光明的再來。在「神之劫難」以後，老神們都死了時，伐利又是「宇宙重光」後的神。

奧定戀愛林達的故事也是北歐神話中說明寒暑循環之自然現象的許多故事中間的一個。據大厄達所記，則林達的故事如下：

羅塞納司 (Ruthenes 即俄國) 國王別林 (Biling) 只有獨女名林達，雖已到



了出嫁的年齡，却不肯選擇夫婿。別林的國境正在受人侵陵，別林太老了，不能打仗，又沒有可信任的勇士，因此別林頗爲憂慮。一天，別林宮裏忽來了一位生客；穿灰色的外套，戴一個闊邊的帽子。這人就是奧定，爲了要得林達的愛而來的。他替別林帶兵，打敗了敵人，請得林達爲妻。別林是答應了，可是當奧定（人們並不知道是奧定）在林達面前說出他的意思並且想要和她親嘴的時候，林達在這位求愛者的臉上很重地打了一下，就跑走了。

奧定第二次假裝爲一個銀匠，再到別林宮裏。他用金和銀鑄成了各種精巧的裝飾品獻給別林，但是他不要別的報酬，只願得林達爲妻。結果，他又喫了林達的一下很堅實的耳光。

第三次，奧定變形年青的武士。不料林達也不變少年，很粗暴地推開奧定，竟使他跌了一交。這把奧定也激怒了。他取出魯納文字的神咒來，對林達戟指，林達就昏倒。當林達再醒時，青年武士已經不見，林達成爲失心狂。醫生

們都沒有辦法。後來有一個自稱爲伐客 (Vædha, or Vælk) 的老婦人說是能醫林達的病。但這老婦人實在又是奧定，他先給林達用熱水洗足，繼而說要治林達的病，須得一間密室，而且須把林達手足束縛；這樣，奧定就強迫林達做了他的老婆。

在這里，林達是凍硬的大地的人格化，堅執地拒絕了太陽（奧定的象徵）的擁抱。但在春雨來了時（那是林達的熱水洗足），凍地也回春，從寒水下解放出來，受了太陽的擁抱。於是漸長的夏日——伐利，也出來了。

## 第十一章 稼穡之神佛利

佛利 (Frey)，是涅爾特的兒子，生於伐娜赫姆，所以他實在是伐娜司族，即海洋與空氣之神之族。可是當他和他的父親到阿司加爾特爲質的時候，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就很歡迎他，給他美麗的奧爾夫赫姆 (Alfheim, 小仙們之家)



，管理那些蝴蝶似飛舞在花草間的小小的白侏儒。

佛利是夏天的金色的太陽光及溫暖的夏雨之人格化。他是施福惠於人類的。他管理下的白侏儒也是對於人類有益的小小的東西，他們幫助花草生長繁榮，又指揮蜂蝶如何工作，他們受了佛利的命令，盡力去作有益於人類的事。

阿司加爾特的神們又送給佛利一把刀；這是無敵的如意的刀，是太陽的光綫的象徵。佛利用這把刀，常和霜巨人作戰，因為他之憎恨霜巨人，不減於雷神菽耳。

地下善工藝的黑侏儒曾送給佛利一隻金毛的野豬（我們總還記得菽耳之妻喜夫的金頭髮被洛克所竊的那件故事）。這野豬的金毛，一方面是象徵了金色的太陽光綫，另一方面則象徵了地面五穀的成熟。因為佛利是命令五穀生長成熟的。野豬（為的牠能用唇掘地）又被視為始教人類以稼穡的。在這意義上，佛利是稼穡之神。他的侍者是一對夫婦，被視為肥料之神。

佛利有時不騎野豬，則以牠駕一金車；車中滿載的，是菓實和花，他們很慷慨地將這些撒布到地上。

除金毛野豬而外，佛利又有名爲勃洛特格霍非 (Blodug-hoff) 的好馬，和神船斯刻特勃拉特尼爾；這船也是黑侏儒所造的（這裏，我們又得回過去想想菽耳之妻喜夫的美麗頭髮被竊的一件故事），能行於空中，也能行於水面，並且無往而不遇順風，大可容全體神們和他們的馬，折疊之又小到可以藏在衣袋內；這是雲的象徵。

佛利的妻是霜巨人吉密爾的女兒葛爾達。據厄達，則謂有一天，佛利偷坐上了奧定的寶座，向冰凍的北方瞭望，看見一個極美的青年女子走進霜巨人吉密爾的茅屋。這女子有一頭極好看的金黃頭髮。她的煥發的容光，簡直照亮了冰凍的北方的天和海。



佛利愛上了這個女子了。但當他知道她是霜巨人吉密爾的女兒，而又是被神們所殺的暴風雨巨人第亞西的親戚，佛利便知道他的戀愛總是不能成爲事實的了。

相思使人憔悴，神的佛利竟也不是例外。他的父親涅爾特憂之，使從者斯吉涅爾偵求其故。經了斯吉涅爾的固問，佛利方始說出了衷情。斯吉涅爾請借佛利的馬和刀，到北方去做媒。佛利都答允了。於是斯吉涅爾帶了十二枚金蘋果，魔法指環特羅騰尼爾，又摘取了澗水中所映出的佛利的面影，就到北方去了。

他跳進了霜巨人的家，見着葛爾達，就先奉上金蘋果，指環，和佛利的面影。可是葛爾達都拒絕了。斯吉涅爾乃掣出寶刀來，葛爾達仍舊不怕。斯吉涅爾最後只好用魔法。他用手杖劃出魯納文字的咒，說如果葛爾達不答允佛利的求婚，將永遠孤守空閨，或者嫁一個老而且醜的霜巨人。這却使得美麗的葛爾

達恐懼了，答應在九天以後的夜間在綠地蒲利和佛利相會。

在這故事裏，我們又看見「凍的地如何又能回暖而生長植物」這自然現象的解釋。葛爾達是「凍地」的人格化，她和林達一樣堅拒了溫暖的陽光的擁抱而最後終於接受了。佛利不得不等待的「九日」就要象徵着冬季的九個月。

但或以爲葛爾達是北極的極光的人格化。

佛利在北歐也是很受崇祀的一位神。因而半歷史的佛利也產生出來了。據斯諾里 (Snorri-Sturluson) 的腦威古史所載，則佛利實爲繼半歷史的奧定與涅爾特之後的一個國王。

在日耳曼及斯坎底那維亞各處，佛利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在丹麥被稱爲佛羅提 (Frodi)，也被視爲半歷史的國君。據說佛羅提曾得一魔法的磨子，能依人之意而磨出各種物事。佛羅提使二女巨人推磨，生產了「金子」，「豐饒」



和「和平」。但因佛羅提貪得無厭，不使二女巨人休息，她們乃思復仇。有一夜，她們在推磨時不唱「金子」，「豐饒」，「和平」，而唱「戰爭」，於是遂引來了海盜，將睡夢中的丹麥人殺盡。海盜又劫二女巨人及磨俱去，載在他們的船上，吩咐二女巨人磨出鹽來。因為鹽在當時價貴。海盜的殘酷不下於佛羅提，二女巨人亦不得休息，鹽產過多，遂沉覆了船。因為沉在水裏的鹽實在太多，所以海水從此成了鹹味。

這個故事是解釋海水何以味鹹的，雖然佛羅提就是佛利的一聲之轉，可是這位丹麥的半歷史的佛羅提在性格上已經和佛利不一樣。古代的傳說大概都是這樣混淆錯亂的。

## 第十一章 森林之神尾達爾

尾達爾 (Vidar) 是奧定和女巨人葛利特 (Gjafur) 所生之子。葛利特居於

曠野之穴中，古詩人沒有說明她是屬於何種的巨人族；但這個葛達爾却是被視爲不滅的自然力之人格化，或原始森林之神。他又稱爲「沉默的神」。在「神之劫難」以後，尾達爾又是繼承爲宰御新宇宙的神。

尾達爾的居處在廣大無垠的原始森林之中心，名爲蘭特尾提（Land-vidi，廣土）；在這裏有的是永久的沉默與寂寞。

尾達爾的狀貌，據說是高大，碩壯，美麗；穿甲，帶一把闊背的刀，穿一隻鐵的或革的靴子。有些神話學者說尾達爾的靴子是鐵的，因爲他的母親知道他將永遠與火鬥爭，所以特爲他製鐵靴子以防火，正如她自己有借給菽耳的鐵手套（我們應該還記得菽耳去拜訪巨人蓋勞特的時候，沒有帶武器，半途遇見了女巨人葛利達借給他鐵手套的事）。可是另有些神話學者則謂尾達爾的靴子不但是革製的，而且是北歐靴匠們所棄的零碎革條所湊成的。北歐的皮靴匠常常多棄革條，說是給尾達爾做靴子。



尾達爾到阿司加爾特的時候，神們都很歡迎他，請他住在凡爾哈拉宮。奧定帶他到烏爾達爾聖泉旁，問三位命運女神以將來的休咎。據命運女神說：尾達爾將來在「神之劫難」時可以不死，並且克服了他的一切敵人以後，將爲新宇宙中的神。奧定和葛利特都很高興。但是尾達爾不出一聲，慢慢地回到了他自己的蘭特尾提宮，坐在那里，始終不作聲。他是沉默得和一座古墳一樣。

後在「神之劫難」到了來時，芬利斯這狼（我們在第六章內講到過這條大力而且狡猾的狼），既然吞食了奧定，且轉而張吻向尾達爾的時候，被尾達爾一足抵住了芬利斯的下齶，兩手撐住了芬利斯的上齶，惡鬥之後，終於把狼撕爲兩半。神話學者只說起尾達爾的一足，和一靴，所以尾達爾大概是獨脚。不過爲什麼獨足，則無可考了。





世界書局出版

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

# 右任詩存

△精印一冊

△定價一元

□詞絮 劉麟生編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 A B C 叢書目錄

每種每冊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八五折

## 文學

文藝論 A B C 夏丐尊著

文藝批評 A B C 傅東華著

文化評價 A B C 葉法無著

詩歌原理 A B C 傅東華著

小說研究 A B C 玄珠著

農民文學 A B C 謝六逸著

中國文學 A B C 劉麟生著

詩歌學 A B C 胡懷琛著

詩經學 A B C 金公亮著

詞學 A B C 胡雲翼著

元劇研究 A B C 吳瞿安著

中國神話研究 A B C 玄珠著

近代文學 A B C 吳雲著

騎士文學 A B C 玄珠著

## 童話神話

童話學 A B C 趙景深著

神話學 A B C 謝六逸著

希臘神話 A B C 汪儻著

北歐神話 A B C 方璧著

## 中國文學

文字學 A B C 胡樸安著

文法解剖 A B C 郭步陶著

文體論 A B C 顧蠡丞著

美國文學 A B C 曾虛白著

德國文學 A B C 李金髮著

俄國文學 A B C 汪儻著

意大利文學 A B C 傅紹先著

## 藝術

藝術哲學 A B C 徐蔚南著

獨幕劇 A B C 蔡真暉著

歌劇 A B C 張若谷著

(一) 錄目書叢 C B A



音

樂ABC張若谷著

倫理問題ABC葉法無著

法律學ABC朱采真著

國

畫ABC朱應鵬著

中國倫理思想ABC謝扶雅著

繼承法ABC汪波著

洋

畫ABC陳抱一著

宗教

憲法ABC孫曉村著

圖案

畫ABC陳之佛著

宗教

國際法ABC朱采真著

構圖

法ABC豐子愷著

宗教學ABC謝燕頌著

市政

攝影

學ABC吳靜山著

佛學ABC太虛著

哲學

政治

都市論ABC楊哲明著

哲學ABC張東蓀著

政治學ABC朱采真著

市政組織ABC楊哲明著

西洋哲學ABC謝頌羔著

政治思想史ABC高希聖著

市政計畫ABC楊哲明著

人生觀ABC張東蓀著

中山政治ABC朱采真著

市政管理ABC楊哲明著

結婚論ABC郭真著

黨義ABC朱翊新著

市政工程ABC楊哲明著

戀愛論ABC郭真著

外交ABC常書林著

交通

精神分析學ABC張東蓀著

論理學ABC朱兆萃著

法律

交通管理ABC楊尚時著

倫理學

法律哲學ABC施靈民譯

鐵路學ABC楊尚時著

(三) 錄目書較CBA

道路學ABC楊哲明著

銀行學ABC蒯世勳著

婦女運動ABC湯彬華著

經濟

匯兌學ABC王澹如著

教育

經濟學ABC李權時著

廣告學ABC蒯世勳著

教育哲學ABC羅世英著

財政學ABC李權時著

保險學ABC張伯箴著

教育學ABC黃梁就明著

貨幣學ABC沈藻輝著

國際貿易ABC王澹如著

教育史ABC李浩吾著

統計學ABC蔡毓聰著

社會

黨義教育ABC江卓羣著

會計學ABC竺家饒著

社會學ABC孫本文著

藝術教育ABC豐子愷著

審計學ABC鄭行巽著

社會政策ABC郭真著

民衆教育ABC范望湖著

分配論ABC殷壽光著

社會思想史ABC徐逸樵著

職業教育ABC潘文安著

農業合作ABC王世穎著

生活進化史ABC劉叔琴著

職業指導ABC潘文安著

信用合作ABC侯厚培著

人口論ABC孫本文著

教育心理學ABC朱光華著

商業

優生學ABC華汝成著

教育測驗ABC朱翊新著

商業學ABC羅宗善著

家族制度ABC高希聖著

各科教學ABC范雲六著

工商管理ABC張家泰著

產兒制限ABC高希聖著

做學教ABC徐德春著



圖書館學ABC 沈學植著

軍事學ABC 張崇玖著

微積分學ABC 王士濤著

史地

體育

心理學

歷史學ABC 劉劍橫著

田徑賽ABC 蔣湘青著

心理學ABC 郭任遠著

中國史學ABC 曹聚仁著

科學

變態心理學ABC 黃維榮著

東洋史ABC 傅彥長著

科學

羣衆心理ABC 陳東原著

西洋史ABC 傅彥長著

科學論ABC 王剛森著

工程學

日本史ABC 李宗武著

進化論ABC 張慰宗著

人文地理ABC 李宗武著

相對論ABC 王剛森著

建築學ABC 楊傳時著

自然地理ABC 王益匡著

物理學ABC 周毓莘著

測量學ABC 楊傳時著

海洋學ABC 王益匡著

化學學ABC 周毓莘著

衛生學

演說學

電學ABC 王剛森著

演說學ABC 余楠秋著

數學

衛生學ABC 沈舜春著

辯論術ABC 陸東平著

幾何學ABC 王劍生著

性學ABC 柴福沅著

軍事學

解析幾何學ABC 龐守白著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北歐神話 ABC 上 (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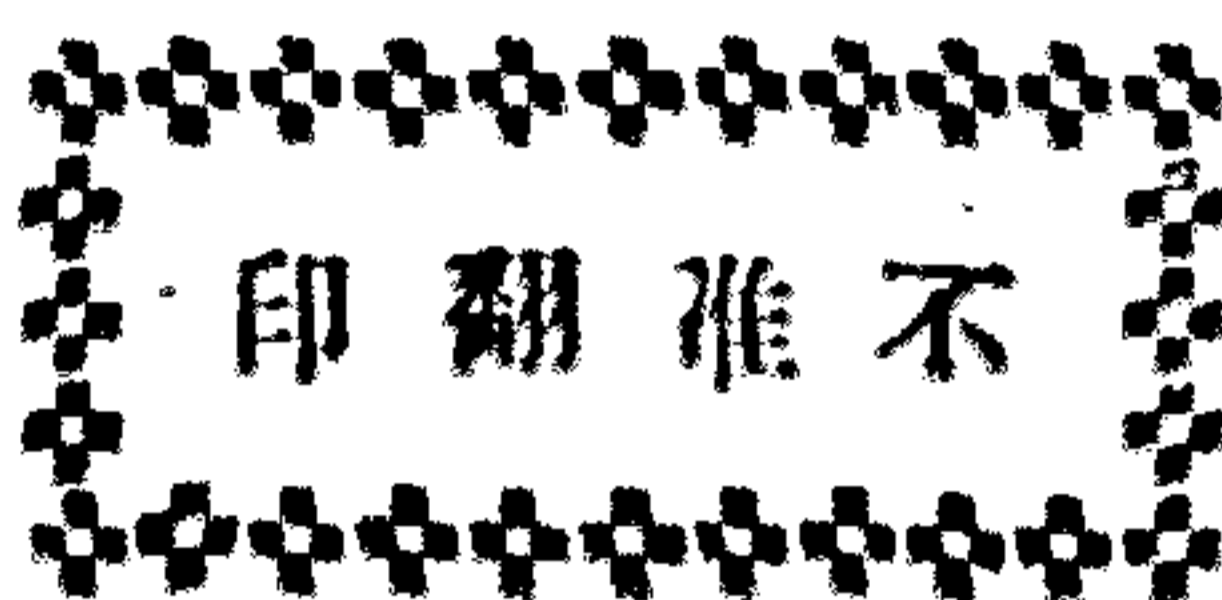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著 者 方 璧

出 版 者 ABC 叢書社

印 刷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者 世界書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